

花 堇 紫 的 月 四

著 泉 印 陸

行 印 館 書 印 務 商

花 堇 紫 的 月 四

著 泉 印 陸

行 印 館 書 印 務 商



北師大圖 B2406513

目錄

暴風雨	一
女戰士	一四
某日之晨	二二
內地風的女子	三二
記憶的破滅	五六
紫琳	六六
沉獄	七八
女看護	八六
四月的紫蓮花	九七

四月的紫堇花

暴風雨

這樣濛濛的雨景是最容易使人想起已往的陳跡的。看看窗外的雨絲，不消說，羨小姐又在追懷一年前美麗的生活了。縱然是消逝了的舊夢，但回憶起來，還有點兒甜意。那時還只二十二歲，她靠了綺美的青春，去度着那綺美而放情的生活。青春是短促的，別讓牠任意飄過吧。可是青春畢竟是要去了，一年以後的現在，她蒼老了許多，她真不懂，何以蒼老得如此迅速呢？她照一照鏡子，心裏便格外地憂鬱，幾乎要哭了出來。

籬籬掛在壁上的日曆，初春的季節快要來了。春是需要放情的歡笑的，但她底心，還能夠有個笑的春天麼？她又望着窗外，沒有人聲，沒有鳥語，只是一片死沉沉的落寞。

羨小姐最不喜歡這死沉沉的落寞，她幽幽地嘆口氣：生活真困人啊！在這沉寂的江灣，她實在住不慣，生活是太沒有刺激了，你知道，羨小姐最適宜於放在流線型的大廈旁邊的，在那裏她可以發揮她嬌美的風姿。於是她又觸想起，她底青春並沒有消逝，在上海底霓虹光之下，定可以把春天恢復過來的。她想起：三花牌雪霜和可底粉，快要用完了，這兒連一點上等的化

裝品都買不到，你憑因人不因人呢？她想叫僕人到上海去買些化妝品，但當她抬起頭來，看窗外還沒休止的細雨的時候，又抑鬱起來了。雨是太悶了，帶着灰色的輕愁；少女們是最纏綿憂鬱的，她無聊地坐了下來。

爲什麼不吸煙呢？在蔚藍的烟霧裏，可以忘記兩天底輕愁，於是她點了一枝淡味的捲煙，雨不住的落着，落着，直到將近黃昏的時候才停止了。去散一散這苦悶的心吧。她站起來，到化妝室裏去抹些粉，盪一盪電燙的頭髮，便走出門去了。

晚風輕輕地飄着，帶來了春天底消息，飄在羨小姐底髮上；她感到一陣輕鬆。這種輕鬆的感覺已經好久不來了，她微微地一笑，笑得有點兒嬌媚。

回來時，已經是燈火齊上了。在自家兒底書桌上，放了一封淡荷色的西式信封，筆跡很清秀，顯然是出于女子的手跡。

拆開了信，才知道是一年前過從很密的靜小姐寄來的。信上說：後天是她底生日，特別在裏面開了一個小小的舞會，邀她去參加。

好久不在音樂的旋律中過活了，音樂旋律裏的生活是夠美麗的，何不再放情一下呢？她不自覺地照照鏡子，敷了粉的臉是比較顯嫩得多了，她不由地感到自己青春還沒有消逝，得意地微微一笑。她並沒蒼老，並沒有像剛才所想像那樣的蒼老。

她倒在軟軟的沙發裏，隨手拿起一本新出版的「良友」來。畫報簡直是她精神上的食料，

從那裏，可以知道女孩子如何可以使生活粉飾得美麗的技術。有時，她也喜歡翻小說，無庸說，當然是戀愛小說。現在，她把「良友」翻了開來，剛巧是「少女時裝表演照片」的所在，她把每一件時裝圖樣，細細地端詳，即使一個鈕扣的模式和地位，都不輕易忽略，她贊成右角上的一件春季大衣的樣式，何不做一件試試，她怪靜小姐的請客信發得太遲，後天？怎能來得及呢？

正在漫想的當兒，女僕進來說，帆小姐來看她。對於這位不速之客的光臨，她有點兒不快樂。但是她畢竟把她請了進來，帆小姐穿着一件藍布的旗袍，烏黑的頭髮下現出來的是一個棕色的臉。

帆小姐毫無拘束地坐了下來。便說：

——好幾天不見了，你近來生活得怎樣？

——生活！不要說起，這種生活真困人！

羨小姐皺皺眉頭，表示憂鬱的情詞。生活真太像死水般的靜謐了，她需要興奮的刺激，來把靜謐的死水激起一個美麗的漩渦。

——不錯，生活太無聊了，我們要生活得有意義一點。

帆小姐挨近了羨小姐，親密的繼續說下去：

——羨，我們站在友誼的立場上，勸你不要度以前那樣放情的生活，你該好好地唸點書。

你知道，將來爲社會服務，處處都需要學識，我們底學識自知太差了。

社會？羨小姐聽見這兩個字便有些頭痛。社會與個人有什麼相干？但她不願和這位客人作無謂的爭論，僅僅敷衍了一句：

——你底勸告很對，不過……。

——不過怎樣？帆小姐急切地問。

——不過青年人多少總要享樂些，否則人生太乏味了。

聽了這種享樂主義的口吻，帆小姐失望了。所謂現代的新女子，對於社會有何補益呢？她望了望內室的設備：流線型的化裝台，巴黎出品的脂粉，立即感得自己太傻了，在這巴黎香粉的彌漫中，怎能適宜於說這些話呢？於是她投機地轉變了談話的方向，嚙叨地亂談起瑣碎的事情來，羨小姐却相反地興奮了起來，很充分地表現了她底口才，她拿起一個精緻的粉匣，說：

——帆，你猜猜，這匣衛而思值多少錢？

顯然她有點買弄聰明的樣子，而帆小姐却掃興地回答：

——我猜不出。

羨小姐微微一笑，得意地說：

——這是一位朋友從法國帶回來的，每匣合中國錢要二十多塊哩！塗在臉上，怪和潤的。
談話不能投機，帆小姐便告辭了，心裏浸透了重重的寂寞。門前的街燈把她底影子投射得

很悠長，也同樣是寂寞的。

第三天的晚上，羨小姐穿得花枝招展地去找詩小姐，當她到那裏的時候，跳舞已開始好久，爵士音樂在面式的客廳裏轟轟然響着，溫柔得有似春季的飛絮，在輝耀的燈光下，青年人都放情地笑着。

羨小姐好久沒有參加這樣的盛會了，很興奮地和一些青年男女們閒談着，到這兒來的，都是社會界的人，你看，羨小姐不久已和那些青年很熟了，沈先生很懂得女子心理的，斌媚地

羨小姐，你真年輕。

這句讚美話，使羨小姐羞赧地笑了。年輕？不錯，她還年輕。趁年輕的時候應該放情享樂的。所以她和沈先生又在跳舞了，沈先生貪婪地把她抱得緊緊的，她微微地有點兒嬌喘。

羨小姐，你真幸福，真覺得真好。

她微微地說：

——不會的，請你休笑我罷。

三盞鐘以後，音樂停止了，她回到原來的位子上，點了兩枝煙，微笑着凝視美地裏看，沈先生望着這點美的笑，幾乎陶醉了。

——羨小姐，今夜覺得快樂麼？

——怎麼不快樂。

沈先生底眼裏，充滿了貪婪的情意，向她瞟了一眼。

——對啊，我們是快樂的，今夜能遇見你，我更快樂了。

又是讚美。羨小姐更驕傲地笑了，他確是最能了解女子心理的男人。

——人生還不是享樂吧了。

——不錯，人生是享樂的，我看見有幾個人多麼，何必勞苦用功，我在學校裏唸書，老實說，是掛個幌子的，我底家境很可以，只要坐着享樂已夠了，何苦吃力地讀書？

虛榮是有誘惑性的，她迷人地看一看沈先生，覺得他是更可愛了。可愛在什麼地方呢？是筆姿的西裝，還是這對懂事的眸子？那她自己也不知道。

狐步舞的歌曲又在顫動，他們又混入了顫動的人羣。室內的空氣太悶，跳幾次以後，頭有點兒昏，羨小姐走到窗邊，遠眺着窗外的一塊很寬的天。白雪像柔夢那麼輕輕地變幻着，替黝黑的天添了一分嬌意。微風澄清了她底昏亂的心。羨小姐轉過頭來，看見沈先生正和一位穿大褂子的少年在談話，便叫：

——沈先生，走過來。

沈先生拿了一杯正在喝着檸檬水，走了過去，羨小姐便問他：

——跟你談話的是什麼人？

他倚着水門汀的窗框，深深地呼口氣：

「哦，那是無聊的人，姓王，老是跟我談什麼國家大事，他說不但我們已失去了東北，就是上海也有點危險。其實，國家大事，與我們無關。」

沈先生喝了一六口檸檬水，動動口唇，正細味着檸檬水底甜蜜，心想，羨小姐底嘴唇也該這樣甜蜜的，聽見她在問：

——上海到底有沒有危險？

——上海一帶，有英美底勢力，誰還敢有什麼企圖？擔保不會有什麼危險！

沈先生等了一等，又繼續下去：

「中國人太沒用了，亡了也就算了，橫豎我們可以到香港去，那裏正是美麗的南國，有五月底荔枝在飄着溫柔的詩意。羨小姐，我父親在香港有座別墅，我最近想到那邊去，羨小姐也想到香港去玩玩麼？」

好，有機會時很想去去。

音樂又在響了，沈先生邀她再去跳一次，她也不由自主地伸出了肥胖的玉臂；

好，我們多享樂一會吧。

青春是美麗的，同時是短促的，不要辜負這美麗的青春吧。是的，沈先生和羨小姐是不會辜負它的。經過了幾天的接近，青春底活力使他們立即很相熟了。這天，是個和靄的太陽露着

微笑的下午，羨小姐正無聊地翻着一本戀愛小說的時候，沈先生駕了汽車邀她到上海去玩。她化裝了好久，自己覺得滿意了，才輕盈地坐到車廂裏去。

汽車駛在悠長而沉澀的煤屑路上，很充分地表現了極最快的速率。從窗簾中吹來的風，還有些寒意，路上的楊柳還沒有發葉，枯槁的樹枝正期待着春底消息：沒有人，偶而有一二個僵硬的老婦，齒了背，在檢拾着路邊的煤塊。不知什麼地方飄來了一支車吼的聲音。

汽車裏的女人是怪嬌媚的。沈先生看看她，她有着懂事的眼珠子，眼珠子裏含着深際的鬱情。他倚近她，一縷齒髮拂在他底臉上，巴黎脂粉底香味刺着他底神經。

——羨小姐，今天去看電影，好麼？

在影戲院門前，停了車，他買了兩張包廂的票子。沈先生挽了她底臂膊走上光滑的扶梯。他把自己底眼光擱在銀幕上女人底小嘴裏，又望望羨小姐底唇吻，不覺笑了。

散了場，已黃昏了。在法國式的霞飛路上，移動着緩緩的步履。你說他們底心是悠靜的麼？不會的，至少他是不會的，他正在焦急地思慮着怎樣才可以獲得她眼珠子裏的深戀。街中，汽車底行列永遠不間斷地進行着，而牆角裏的乞丐，也睜大了眼，奇異地望望這羣走不完的車子。

在一家上等的餐廳裏，他們坐了下來。從一個德國女招待底手裏，拿來了幾盤西菜。沈先生正用刀切牛肉的時候，問：

——羨小姐喜歡吃西菜麼？

——我是最喜歡吃西菜的，中菜真沒有滋味。

侍者送上了兩杯咖啡，熱氣向上冒，羨小姐向他膘了一眼：

——這太熱了。

——不，我們需要熱。

羨小姐聽了這句雙關的舌，不覺呆了，他略發疑一怔詢，表示有些驕傲的樣子，驕傲着自己還有控制男人的迷力。

走出餐廳的時候，羨小姐因為喝了些啤酒，已經有點醉意。沈先生誠懇地請她到他家裏去玩，他說他家在閩北，沒有什麼人，只有他一個主人，沒有什麼不方便。羨小姐沒有主意。頭腦有點昏，好，隨你去安排吧。

別墅式的建築，在夜色的披蔽下，靜靜地睡着，裏邊的樹枝，像巨手一般地伸到了牆外。停了汽車，沈先生按着門鈴。走進門，是一條狹長的甬道，要是在三月裏，甬道旁邊的草坪一定生得夠美麗的。

接待室的旁邊，是間書房，陳設簡單，但看看那些直線風的傢具，令人有種堂皇的感覺，窗口邊放一只鋼琴，幾本樂譜凌亂地放在旁邊。

——你會彈鋼琴麼？羨小姐問。

——不十分會，這鋼琴是預備給小姐們彈的，羨小姐一定彈得很好。

——從前學過，現在可好久不玩了。

羨小姐坐到鋼琴前，用純熟的手法，先試一下音，彈着 *I wish some one to love me* 這情意纏綿的調子，爬在吹進房來的晚風上，也爬在沈先生長光滑的髮上，他得意地微笑。等她彈完以後，他用着歌曲的調子哼着：

—— *I wish some one to love me*

他笑，她也會意地笑起來了。

——羨小姐彈得真好，我想跟你學學，你願教這學生麼？

——莫開玩笑哪。

桌上放着玻璃的長花瓶，臘梅花快要懶悴了。屋底東角裏，有架時式的書櫃，裏邊的書籍也夠時髦的，難道這些紅綠封面的畫報還不夠時髦麼？

——你畫報真多。

沈先生拿出幾種新出的畫報，揭了開來，迷人的胸部，迷人的大腿，都飛入了他們眼底睛。這刺激太強了，羨小姐是有對懂事的眼珠子的，這眼珠子懂事地笑了。然而卻忸忸地說：

——時候不早，我要回到靜那裏去了。

——還早哩。

沈先生趁勢擁抱她，她沒有掙扎，他吻着她，一種好久沒有享受到的愛流灌着她底全身。幾分鐘以後，一個僕人在窗外走過，看見少爺底臥室裏的電燈已經熄了。

正在這時候，突然有一種飛機底響聲在屋頂上掠過，沈先生和羨小姐陶醉在甜蜜的夢中，當然不會留意，但是他們能永遠不留意到麼？零落的鎗聲開始響起來，在這黃昏的關北，爆發了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戰爭。上海一帶是沒有什麼危險的，但現在侵略的野火却蔓延過來了。

拋棄了美麗的幻想，美麗的夢，他開亮了電燈，羨小姐底心像鐘擺似地動盪，恐怖的神色，顯現在面龐上，沒有鈕好衣扣的沈先生也手足失措地慌張去，僕人匆匆地跑進來報告，聲音抖抖地幾乎聽不清楚：

「少爺，少……戰爭……起……起來了。」

沈先生駭厲地說：

「什麼事，快說出來。」

「日本兵打來了，他們……外邊已打死很多人了。」

並不像爵士音樂那麼地溫柔，而是狂暴的鎗炮聲在響着，沈先生惶惑不解，一點兒主意也沒有。最後才吩咐僕人：

「快叫阿三放出汽車去，開到英租界。」

沈先生開了窗，窗外是一首偉大的戰歌，鎗炮聲，難民底呼喚聲，以及房屋塌倒的聲音，混成一片，好幾處發着火光。羨小姐也跳過來看：

你說上海沒有危險，怎麼現在却打起來了！

他沒有回答，只是沉默着，而他底心却並不沉默。這時僕人進來回答：

——少爺，街上兵很多，怕車子開不過去。

——你們到底怎麼弄的，快跑出去看看。

僕人唯唯地走了出去。飛機底軋軋聲又在屋頂上作響，聽見有炸彈投到地上的聲音，羨小姐忙抱住沈先生：

——我怕！

一個炸彈落在附近，接着屋裏的電燈便滅了，大概炸斷了電線。羨小姐啊的喊了一聲。炸彈在恐怖的戰曲中，雨一般的落下來。

隔了一天，兩方都休戰幾小時，灰色的細雨輕輕地洒落在忽然變成瓦礫的闕北，這裏已流遍了民族英雄們底血。紅十字會分隊去救護受傷的士兵和居民，其中一位穿灰色制服的，便是一向爲摩登女郎所不尊敬的帆小姐，偶然在瓦礫堆裏，發見了一對不完全的男女尸體，帆小姐很驚奇的看出那女的，就是羨小姐，她更睜大眼睛，不錯，確是羨小姐，他幽長地嘆一口氣，旋即心想，這也是必然的結局啊。

一個男性的救護員，用木棒觸屍體，帶了幽默的口吻說：
——他們倒死得風流，還是擁抱得那麼緊緊的，好幸福。

女戰士

她，這位女戰士，是我們隊裏唯一的女人。我們祇知道她姓張，很想曉得她的名字，可是不便問她；你想，一個男人，要問一個年青姑娘的名字，是多麼不方便，是多麼不好意思！然而有幾個冒充鬼，竟嬉皮笑臉地問她了；

——張政訓員，你叫什麼名字？

——你問它幹什麼呢？她笑着說：我叫女戰士！

於是我們當面或背後，都稱她做「女戰士」。起初我們當面是稱她為張政訓員，而暗地裏則叫她做「那個娘們」。

說起這個娘們，很有點趣味。當她初來的那一天，我記得，那是一個下午，我正在隊部門口站崗。那時我們這一大隊還駐在漳河南岸的小李集呢。她同三個年青小夥子，坐在一部大車上，到了隊部門口，便一齊跳下來了。她穿的衣服很新奇，有似一隻翩翩的蝴蝶，在我們老粗看來，實在有點兒看不慣。於是我對她做了一個鬼臉，調皮的問她：

——娘們，你找誰？

——同志，不要開玩笑，她一點也不生氣的說，請問你，這是游擊第一大隊嗎？

我聽着她是北平口音，又叫我做同志，也許有些來歷，便收斂了頑皮的鬼臉，鄭重地答應了。

——大隊長在嗎？

——在，老王搶先說。

老王那個小鬼，專門幹好事，別人底話還沒有說完，便把鎗往旁邊一丟，一溜烟地向隊長室裏跑了，不久大隊長便連跑帶笑地說：

——來的這樣快，好極了，好極了。

於是先同她拉拉手，親熱，貼實。我們都以為她是大隊長底太太，不然為什麼拉着手呢？何況他們都很年青，漂亮。這時可把我嚇壞了，因為剛才我說過她的壞話呢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們全隊同志都在麥田裏練習放鎗時，大隊長帶她走到我們底面前來。我們輕聲地傳話：「太太來看操，你看她多麼大方。」可是大隊長忽然揚揚手，指着她向我們說：

——這位張小姐，是我在北平時的同學，她是南方人，很願意參加抗日工作，所以特別到這兒來幹游擊隊。以後你們稱她做政訓員，她可以教你們認字，唱歌。

這時我們才知道她還是一個姑娘，一個女學生。很奇怪，一個姑娘同男子混在一起；以後我們總是常常談論她：

——爲什麼她甘願到這兒來吃苦呢？

爲了打日本鬼子呀！

——她有什麼本領——能夠放鎗嗎，能夠跑路嗎？

自從那天見面以後，她便常常來和我們說話，談天，起初我們總覺得她是一個年青姑娘，不好意思同她接近。可是她一點也不在乎，碰着我們吃飯便一塊兒吃飯，碰着我們說笑便一塊兒說笑。她是這麼和氣親熱，好像對待哥哥弟弟一樣，我們對她也就不怎樣生疏了。每天夜間她都要同我們唱歌或談故事。無疑地，我們時常談到抗戰，於是有些弟兄們便問她：

——政訓員，我們怎麼還不去打鬼子兵呢？這兒距彰德和臨彰都很近。

——你們有膽量嗎？

——誰說沒有膽量？誰怕鬼子兵？

——你們都會放鎗了嗎？

——包把鬼子兵的腦袋打個窟窿。

——好的，同志們，你們都是勇敢的戰士，我們還要計劃周到一點，才能夠保得住勝利。你們暫且忍耐一些時候吧。

時間愈久，她同我們玩的更熟了。我們都叫她做「女戰士」，有時又稱她爲「黃鶯兒」。的確，她愛說話，愛唱歌，又愛跳，又愛笑，怎麼不配當一個黃鶯兒呢？他似乎也很高興這個名兒。每當她教我們唱歌時，我們都問她：

——黃鶯兒，你今天教什麼歌哩？

她笑了，她高興地笑了。她笑的時候很好看，兩個酒渦兒嵌在她那紅潤的臉上。我們很願意她多笑，有時故意惹起她笑。可是她也會生氣，譬如有一次她教我們識字的時候，小鬼老王不專心去聽，偏要去扯禿子老李的鬍子，她就大大地生氣了。

——王同志，你怎麼這樣沒有出息，讀書的時候不能開玩笑的，以後再這樣，我請大隊長處罰你。

小王不服理地頂撞了兩句，她更氣得臉上發青，眼睛鼓得圓圓，彷彿快要哭了。大家都覺得小王太渾蛋，都罵他不景，結果他向她告罪。

——女戰士，我很不該，以後我曉得用心了。

她底氣平了下去，忽然又笑了：

——好的，做事的時候要認真做事，閒空的時候不妨隨便。你們要明白，你們現在都是游擊隊員，游擊隊員就是中華民國底戰士，大衆底射擊手呢。

說起「大衆底射擊手」這個名兒，很新鮮，很漂亮，我們大家都高興這種稱呼，爲了這個名兒，禿頭老李還同麻皮阿三打了一次架。我記得那是黃鶯兒教了這個歌的那天下午，我們都在草坪裏遊戲，有人拉長了嗓子唱着：

——不要做攏眉頭，大衆底射擊手

禿頭老李得意揚揚地說：

「我才配稱大衆底射擊手，大隊長說全隊底人要算我底鎗放的最準。」

——你配？可惜頭上沒有毛。

——難道你又配？可惜臉上有洞。

——放屁！麻皮阿三在發氣了。

——你才是放屁！禿頭老李也在提勁了。

就這麼你罵一句，我還一句，兼之小鬼老王又不住地慫恿，兩邊便動起手來了，他倆個子差不多，勁兒又是一樣，打得來成了一個平手，誰也不願意服誰，誰也不願先罷手，這時看的人更在旁邊助威，有的笑，有的說，有的拍手。

——你們看王麻皮大戰李禿子，用勁啦！

這麼一陣鬧嚷，可把「黃鶯兒」鬧出來了。她先把他倆止住，然後問我們他倆爲什麼要打架。我們說他倆因爲爭着要當「大衆射擊手」，一個說禿頭不配，一個說麻皮不配，便動起手來的，她不禁笑出聲來了。

——你們怎麼這樣沒出息？有這勁兒幹嗎不拿去打日本鬼子？能夠很努力很勇敢打日本鬼子的人，才配稱大衆射擊手呢。

我們都笑了，還有人望着他倆裝鬼臉，麻皮阿三氣得楞眉鼓眼的，禿頭老李臉紅紅地一聲

也不響。

以後我們都不願意打架了。怕她見着怪難爲情的。說也奇怪，我們這幾百人，以前都是無法無天的，每天都在吵鬧啦，打架啦，拿老百姓東西啦。中隊長小隊長管不下我們，大隊長也沒有時間來管我們。自從黃鶯兒來了以後，這些脾氣都一樣一樣地改過了。其實她並不打我們，罵我們；譬如她見着我們亂拿老百姓底柴草，或是偷他們底糧食的時候，她也祇好和氣地說：

——同志，我們游擊隊都是老百姓組織起來的，你們以前是老百姓，現在還是老百姓，不過因爲日本鬼子佔了你們底家鄉，搶奪了你們底財產，才來加入游擊隊的。游擊隊是老百姓底弟兄，是替自己和別人保家，打跑日本鬼子的。我們怎麼還要擾亂老百姓呢？

然而正因爲她說的語有道理，比打罵還要使我們心服，所以她隨便說什麼，我們都覺得有益處，便記在心裏了。現在我們是高興她了，一天一時不見着她，便像失掉了什麼東西似的。見着她的時候，便像見了自己底姐姐妹妹一樣。

今天黃鶯兒戴了一個樣子：她脫去了旗袍和大衣，穿上灰布軍裝。軍帽恰巧蓋着頭髮，腳上穿的帆布膠鞋，她一跳一跳地跑來，我們都歡迎她說：

——女戰士，你活像一個男戰士了。

——你們看我像個大兵嗎？

官。

她個子原來高高的，穿上布軍服又顯得結實些。臉色紅潤，眉毛又黑，確像一個少年軍

黃鸞兒高興地笑着。她挺起了胸膛，把頭一抬，望着我們說：

——大衆別擊手，今晚你們該領本領了。

——摸日本鬼子嗎？我們都興奮地問。

——不摸牠摸誰！

——什麼地方！

——封了時候再說。

——你會打鎗嗎？

——等等我打給你看看。

她說半這一句，把右手向天空一舉，便一跳一跳地跑到大隊長那邊去了。於是我們準了刀

鎗，一夥兒嚷着：

——不要動着眉頭，大衆別射擊手，……上起我們底刺刀來，對準敵人底頭，……祇要我

們奮鬥，鬼子底腦袋都在我們手裏。

到了出發的時候，天色已經發黑了。祇見人影趕着人影，在雪地上急速地前進。看不清楚

誰是黃鸞兒，大家你問我，我問你的：

——女戰士在什麼地方？

這時忽然女戰士提起嗓子唱：

——向前走，別退後……。

於是我們數百個人都跟着她，合成了一股雄壯的聲浪：

——同胞們，向前走，別退後，拿我們底血和肉，去拚掉敵人底頭。

某日之晨

希明律師正掀開絲棉的軟被，想披起睡衣去的時候，誰底妻被驚醒了，朦朧地張着惺忪的倦眼，不經意地問：

——希，你怎麼啦？

希明輕輕地在妻底眼睫毛上吻了一下以後，便答：

——櫻，我想起身哩。

你知道，希明每天總要到十點鐘才和妻一同從溫暖的被窩裏拔出身來，但今天却起得這樣早，透過窗帘的晨曦還沒有射到梳粧檯底角上，這不能不使他底妻有點兒驚異了，討厭地蹙一蹙眉頭：

——爲什麼這樣早就又要起身？

——一件離婚案今天上午開庭，我底律師辯護意旨書還沒有寫好，今早非趕快寫完不行，這一庭已經是辯論終結了。

妻却溫柔地伸出肥胖的玉臂來，挽住了丈夫底頸項，貪婪的情意完全從水汪汪的大眼裏瀉了出來：

——希，再多睡一會兒，你起身了，我怪寂寞的。

希明裏開了地氈手肘，向她說些安慰話，這纔自披起了睡衣。妻看了這個樣子，不曉說，裏面有點氣忿了。她那柔意的體態，難道她不願意接受麼？真的，她發覺丈夫是有些討厭她了，於是她更撅起小嘴：

——我知道你討厭我了。

至於丈夫呢，他沒有留意到她底話，因為妻底嬌媚的脾氣，他素來知道的，何必多管呢？管，徒然添麻煩。他底心裏正迴旋着今天要出庭的案子，在這樣思念的情緒之下，他開了溫暖的自來水，在拭洗他底臉。

他底妻一開眼，倦意已經輕輕地飛去了；她仔細看着丈夫，正在用肥皂擦着兩頰，這使得妻有點奇異了，丈夫素來是懶惰的，但今天却為什麼要擦肥皂呢？你看，他還在擦夏士蓮雪花霜，何必要化妝得這樣漂亮？妻有點兒懷疑。啊，想起了，自己怎樣一直都忘了：那件離婚案的當事人可不是一位穿灰鼠大衣的年輕女郎麼？看着丈夫臉上所泛起來的微笑，她不得不開口了：

——那位穿灰鼠大衣的女郎姓什麼？

希明懶不在乎地答：

——可不是要離婚的那位女郎麼？她姓沈。嚶，你多睡一會，我要到書房裏去了。

說着，便踱到書房裏，女僕給他一杯牛乳，這就算是早餐了。他吸着一枝五葉牌的捲烟，在鼻裏的烟霧裏，他攤了幾張藍格條的空白撰狀紙。但是他沒有馬上便落筆，他是位以謹慎見稱的人。他在思索着，這件案子怎能勝訴呢？依照民法第一千零十二條的第五款，夫妻的一方用惡意來遺棄他方，確可以提起離婚的，不過有什麼證據可以提出呢？現在訴訟是首重證據的。不錯，對這不負責養義務的筆據，是可以提出的，還有兩位證人底口供倒也說得可以，這樣看來，這件案子的勝訴是可操左券的了。

於是從嘴角邊瀾漫起來的是一個得意的淺笑。

他丟去了一段將盡的香烟尾，接着又點起了一枝。他吸捲烟，幾乎成了個習慣，一點着烟，那縝密的思想好像會從烟雲裏湧出來一般的。而這時候，他底妻却輕輕地走了進來。她底臉上還沒有塗黃胭脂。顯然是匆促地爬起身來的，希明忙放下烟捲，笑着對妻說：

——櫻，你也起來了，牛乳用過麼？

妻沒有答他底話，看了看攤在桌上的空白撰狀紙。從這撰狀紙裏，她似乎抓到了一縷姦意。呈着憂鬱的臉，說：

——你又要弄這些東西了，我不許你寫。

不許你寫！這太奇怪了，妻怎會說出這句話來！希明便放下墨筆答：

——櫻，我做律師的，不得不撰這些文件啊。

他底妻又狡猾地說：

——當然啦，我不是叫你不做律師，只是說那件離婚案件，不許你再繼續辦下去。這是什麼話？律師是保障民權的人，怎能不負責任呢？不要辦下去，妻是未免太不識世故了，想着，希明有點兒怒意：

——你用早餐去，不要管我底事。

他底妻也發怒了。

——哼，你不許我管，我偏要管你。

難道丈夫底尊嚴一點都沒有了，妻要管起丈夫底事來？他想跟她吵嘴，但看着檯上的撰狀紙，覺得沒有閒工夫來計較這些閒事，於是就說：

——櫻，請你進早餐去吧，讓我靜靜地撰寫文件。

說完以後，希明又提起了筆，想着這辯護書裏的內容，最高法院第一千五百幾十條底判例是可以援用的。這判例底要旨不是和本案完全相符合麼？可是這思想的漩渦正在激動的時候，妻又來搞亂了：

——你討厭我，你去跟那姓沈的騷貨結婚好了。

「騷貨」兩個字，妻特別說得響，有似在咒詛一般。

——你不要瞎說，我不是個沒有人格的人。

——算有人路？你和她要好，那麼爲什麼要請她設法離婚？

聽了婁厚這番話，不覺失笑起來，婁厚是幼稚得令人可笑。婁德算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。他何以無知到這樣呢？她年紀不小了，要是嫁了個男性，那決不會幼稚到這樣的。他懷恨上他這心。他像教訓學生一般地說：

——律師是保障人權的，一個人受了他人不法侵害的時候，我們應該保護他。現在，那許德發案，我既受了當事人的委託，我當然要依法盡保護之責。難道我許說小姐辦理案子，說說罷罷愛麼？這樣說來，我爲戀人倒太多了；況且你知道，我是努力於社會事業的人，有什麼閒工夫談戀愛？

不意希爾底嚴正的話更激起了婁厚憤怒。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，當然能懂得這些話，不過，那沈小姐那嬌媚的眼睛，誰也懂得的。她又不然地憶起了前晚的情景來：在熒熒的燈火下，丈夫跟沈小姐都鑽出了頭，細聲地談着話，難道他們完全在談法律方面的話麼？不是得吧，不然，爲什麼說得這樣輕聲呢？婁更憎恨地說：

——不是戀愛，嗚，那末前晚你和她在談什麼話？

——婁厚話，希爾又不把正在紙下寫字的紙抬了起來：

——那完全是談關於離婚案件的話。

——離婚，別人離婚，干你什麼事？

希明繼續揮他振奮宣言，沒有理她說話。但妻却又：

「你不理我好了，橫豈你是不要我了，希望那個騷貨能夠纏得掉，那你可以釋心了。」

對於這位無可理喻的妻，丈夫有什麼辦法呢？知道用強硬的手段是不能屈服她的，於是便站起身來，拍拍妻屁股削削肩，假意地安慰說：

「你不要放心，我不會愛別人的，我只愛你，你靜靜地坐一會，叫女僕去燒杯牛奶來。女僕進了進來，妻默默地坐了下去，一聲也不響。希明又回到原位上，深深地透了一口氣，他那一身筋類燥都吐了出來。現在，是可以安心做他底工作了。他又把被擾亂了的破碎稿反覆繼續寫下去，可是正寫到了第六行的時候，又聽見了妻底憤激聲，希明沒有理睬，好像不見那麼回事。接着妻慚嘆着說：

「我好苦啊！」

丈夫快當沒有理睬，竭力做他底工作，他急切地看一看桌上的鬧鐘，剛是九點半，距開庭的時間還有一個半點鐘，在一小時裏，要撰好一件律師辯護宣言書，在他還是可能的事，因此他又勉強地笑了。

可是危坐在椅子上的妻會安靜麼？休想！你看，她又忿忿地站起身來：

「無論如何，我不許你寫這件東西，否則我就去死。」

她把筆和紙都拋在地上，有似發了瘋一般。希明憤恨得要冒火。這張文件，非立即撰好不

可，否則今天出庭的時候，不是要去服麼？他便把紙筆拾了起來，而妻：

——好，我去投河了，我是多麼苦啊！

希明極度地不耐煩：

——你爲什麼要尋死？

——因爲你遺棄我，討厭我。

希明點了一枝烟，故意不解地問：

——我遺棄你在什麼地方呢？我真不懂，你底疑心病爲什麼這樣重！

——妻底鼻孔裏哼了一聲，狡滑地說：

——懷疑？恐怕不是懷疑吧！

時間在他倆爭吵的中間飄走得像晚霞那麼迅捷。希明望望鐘，已十點多了，怎麼辦呢？在這樣紊亂的情緒下，怎能靜心工作？一種急切要完成的心，像螞蟻般地在心頭爬，他高聲說：

——請你出去一會，一切的事情到下午再談。

——你要驅逐我麼？

妻完全曲解他底意思，對於這樣悍強的婦人，有什麼辦法呢？希明輕聲地嘆口氣，便替他解釋：

——我怎麼會驅逐你？太笑話了。只是因爲要趕辦我的業務；所以你必須出去一會；你去

喝牛乳吧。

——誰還喝得下牛乳。！妻的回答。

希期低下頭，沉默地想；妻把他一生底事業都破壞了，他深深感到現制度下的婚姻是破爛。癡呆地望着爐鏢在擺動。

正當他在靜默無聲時，女僕走進來說沈小姐來找他，他便急對女僕說：

——請進！

太太底帶有嫉妬的大眼睛，正燃燒得火紅。

沈小姐更覺膩煩，嬌嫩，仍舊穿着灰鼠大衣走進來。

希期底妻嫉妬地瞞了她一眼，覺得她確是比自己美麗得多，心裏陡然泛起一種自慚形體的感覺，這彷彿裏含了深刻的妬意。今天去出庭，說是辯論終結，不見得吧，那或許是出去幽會，于是她幻當地想見自己底丈夫擁抱住一位美麗的女郎。這樣，心裏的忿恨分外地劇烈了。

希期律師看見沈小姐進來，禮貌地站了起來：

——今天十二點開庭，是不是！

沈小姐點點頭。從袋裏掏出一張傳票：

——胡律師，這是傳票，請你拿去報到。

——好的，現在可以去了吧。

靜在旁邊的希明夫人沉落在憂鬱的苦海裏，這還能忍受麼，讓丈夫和別個女子一同出去？今天他們出庭以後，或許會到溫和的熱水汀旁邊，去做一個柔軟的夢吧。想着，便挖苦地對沈小姐說：

——沈小姐，你可知道我丈夫正在和一位摩登女郎戀愛麼？

對於這句奇突的問話，沈小姐只好不耐煩地唯唯地答着，而希明却強烈地不安起來，預料不幸的事將要來臨了，他急切地整理本案的文件，想逃出這危險的迷漫。但是他底妻又在嘖嘖了：

——這位摩登女郎你也認識的，而她已是羅敷有夫了，所以現在正託我底丈夫辦理離婚手續哩。啊，這真是潑貨，害人精。

聽着，沈小姐怎不發怒呢，這不是影射自己麼？便板起面孔說：

——這是什麼話？你破壞人家底名譽。

希明立即變成手足無措的樣子，在這種場合下，他能說些什麼呢？他只好嚴正地阻住自己底妻：

——櫻，你不要瞎說。

接着，便吩咐女僕叫阿丙把包車拖出來。妻在大聲詛咒：

——好，你還去幫這潑貨，我不要活了，我去死！

——你竟敢罵了，好，我去叫警察去。

沈小姐憤憤地說了以後，便跑了出去。希明嘆一口深長的氣，頹然地倒在沙發上。他底妻彷彿勝利了似地苦笑着，還在嚼叨些什麼。這時，女僕匆匆地走了進來：

——少爺，包車放出去了，阿丙候在大門口。

希明沒有回答，女僕很驚奇地站着，像一根木樁似地。

內地風的女子

海上的天色是溫柔而可愛的。純粹的蔚藍色無邊地展開去，要是沒有輕浮的白雲在飄動的，我相信沒有人能夠在遼遠的天邊，去分別出那些是天，那些是水。三四隻海鷗飛翔着，像浮雲那麼地飄蕩無定。已經是夕陽的時分了，太陽把揉碎了的金光，落在遼闊的海上，怪燦爛的，有似夏戀女底柔夢那麼地燦爛。

這夕陽的海景太美麗了。蘇玲和她表姊亞萍，困居在長江號船艙裏，覺得有點頭痛，何不到甲板上去瀏覽一下初夏底夕陽呢？於是她倆整一整衣裳，走出船艙來。

向晚的海風洗清了她們煩悶的心。這初夏的季節惟有海上才能領略她底好處。靜靜的水，靜靜的風，靜得連蟬聲，收歌都聽不到。沒有浪，靜是夏季之海底特徵，凝視着謐靜的深海，令人想起了水平線外的綺夢。

蘇玲確是陷入水平線外的夢裏了，未來的憧憬正展着微笑。她想起十九年來的內地生活，是多麼無聊，沒有刺激，沒有歡笑，只是死一般地落寞。而現在，竟脫離了那落寞的內地，在

投向幾年來所遐想的都市的途中了。上海？從她表姊亞萍的嘴裏，知道牠是夠豔美的。有二十多層的摩天樓，有令人消魂的音樂。她盡力把幻想的紗翅飛到很遠，想描繪出都市底輪廓來，她想，在那裏，定可以把生命之火燃起來，於是她愉快地笑了。

輪船走得太慢，爲什麼已走了四五天還沒有到上海呢？她是多麼急切地要看見美麗的上海啊！便問：「萍姊，什麼時候能到上海？」

亞萍滿不在乎地答：「還有兩天。」

兩天，希望日子像燕子掠過水面那樣迅速地飛過吧！

不錯，兩天極迅速地掠過了。在一個下着霏霏的細雨的早晨，長江號駛進黃浦來了。蒙着兩霧的摩天樓，盈盈地映入蘇玲底眼簾，她歡喜得幾乎狂跳起來，亞萍也深深嘆一口蘇息的氣，似乎把航行的勞困都解消了：

——啊，我們重見天日了。

船嘟嘟地叫幾聲，便泊岸了，她們在聒耳的嘈雜聲中，隨着擁擠的人潮，走上碼頭。

光滑的柏油路上，一列列的汽車，人力車，疾駛着，爬行着，永遠不會休止，從人羣裏敏捷地閃來，又敏捷地閃入人羣裏。許多碧眼的歐美人，和拖着木屐的日本人，在人潮中游泳；紅綠燈，警察嘴裏的哨子震動着每一個人底神經，蘇玲看得有點眼昏，覺得樣樣都新奇，心想：

——多麼緊張的上海啊！

二

在上海，蘇玲什麼都覺得生疏。看着永不睡眠的街道，永不睡眠的汽車，真有點兒發呆。但是她相信不久以後，她會熟悉的，因為表姊是個浸透了都市生活的人，她可以向她學，什麼都不成問題。

爲了便利，蘇玲和亞萍同住在一間屋子裏，這屋子有夏季底美麗，窗外是垂柳底行列，在微風底搖曳中搖曳着枝桠，空氣中蕩來了新鮮的荔枝般的詩意。屋內有一張寫字檯，兩張鐵牀，椅子，以及書櫥和衣櫥。牆上貼滿了電影明星底照片。

亞萍脫下銀色的高跟鞋，便兩腳一伸，斜僵在牀上，悠閒地點上了一枝烟，給烟紋縈繞着眼睛，向上注視天花板。烟紋像一個個圓圈地滾開去，亞萍凝視着，大概在冥想什麼。她又吸了兩口烟，彈去一些灰，突然對蘇玲說：

『啊，我忘記了，你也吸枝烟吧！』

『我不會吸。』

亞萍遞給她一枝五華牌的烟：

『在交際場中，不能不學會的。』

蘇玲剛吸了一口，烟味侵入鼻孔裏，便咳了幾聲，她看得很清楚，從蔚藍的霧裏泛過來的，是表姊底諷刺的淺笑，面上不覺紅了起來。學，是要慢慢兒來的，誰能一下子就會，這樣，便算是自慰。

晚上，在電燈下吃完晚餐。亞萍因為一個月的內地生活過得不暢快，心裏似乎有些缺陷沒的，現在到了上海，何不到銀幕上去找些刺激呢？不過，僅僅同蘇玲去，心裏總還寂寞的，於是拿起電話機，撥着一二二八三。

『哈囉，你是艾平麼？我早已聽得出你底聲音了。』
對方傳來的話：

『對啦，我也聽得出你底，怎麼，你離開了這麼多的日子，已一個月了吧，令人怪想念的。內地的生活怎麼樣？』

亞萍撅起小嘴，有點兒撒嬌：

『不要說起，內地是一片沙漠啊！今夜，我閒得無聊，你能陪我去看電影麼？』

『當然可以，到那家影戲院呢？』

『大光明映 Love me forever。就大光明吧！』

站在那邊的蘇玲，看着亞萍臉上的淺笑，就猜到電話的對方是怎麼的一個人了，蘇玲感到一些不安，不，不是不安，而是一種異樣的感覺，這種感覺在靜靜的家鄉生活中所從未有過。

的，但她又不能分析出它到底是什麼。要不是亞萍竭力催她回去的話，她是不願意坐進汽車的。車廂裏的，看着亞萍儘和男友嘮叨地談話，自己不感到寂寞麼？

在影戲院裏，也是寂寞的。蘇玲沒有進過這種堂皇的戲院，心裏有些忐忑，慚愧地把頭低了下來。偶而抬起頭來，知道周圍的人都釘住她看，甚至鄰座的一位女人在向她笑了，簡直是譏笑。她看着這位女人底緊綁得把胸部聳得很高的旗袍，高跟鞋，像波浪般的頭髮，又低下頭來看自己底短旗袍，便極度地不安起來，晚霞泛上了雙頰。

她以為把胸部聳得高高的，總不大好看。

散場以後，牠畢竟勸亞萍去剪些時式的衣料，她想剪粉紅色的印度綢，記得家鄉的胡小姐所穿的印度綢旗袍是受着一般人讚美的。而亞萍却狂笑起來，說印度綢早已不時髦了，現在流行的夏季衣料是華爾紗。好吧，橫豎自己是不懂的，就剪華爾紗吧。

在晚風的歸路上，蘇玲看見街頭充滿了妖嬈的女人，從牆角旁，從夏季底微風裏，飄來了妖嬈的淺笑。亞萍告訴她這些都是過着賣笑生涯的女人。何以這樣多呢？她不覺呆了一會。

一回家，蘇玲因疲乏而就睡了。牀上，她想解剖都市生活底內幕，但是她不明白；一個剛從內地來的女孩子怎能懂得這些呢？一睜醒來後，看見亞萍在荷色的電燈下，鑽着頭，在寫字，便朦朧地問：

『萍姐，你在寫什麼？睡吧！』

『在寫信，我馬上要睡了。』

『你真用功呀！』

用功？亞萍聽了她底話，又看看這些寫滿了鋼筆字的紅綠信箋，不覺笑了。

翌晨，八點鐘，蘇玲早已起身了，但她覺得並不早，在家鄉當黎明在窗口呈現微笑的當兒，就和母親一同起牀。亞萍還睡得很熟，她獨個兒踱到門口去。門前的道旁，只有一二棵浴在陽光中的垂柳，沒有鳥底歌，要是在鄉間，這時該能聽到知了底歌唱了；而這兒是沒有的。所替代鳥歌蟬聲的，是街上聒耳的電車聲，和汽車底喇叭聲。蘇玲覺得周圍的環境都有點兒異樣。

天氣很熱了，沒有清涼的微風吹來，格外地覺到熱，她底額角上滲出了汗珠，太陽漸漸射向臉上來了，於是她走了進來。

昨晚不知到什麼時候才睡的亞萍，還沒有起身，微笑的臉，微笑的眼，她正在凝結着豔美的華夢，可是蘇玲底關門聲把她底美夢刺破了。

『誰？』亞萍朦朧地問。

蘇玲跳呀跳地跑近前：『萍姊，起來吧，不早了。』

『還早呢。』

說着，她又睡着了。桌上的二九三七型的小鐘，已經指在十點二十分。透過窗紗的陽光，

夢幻地浸滿了桌上，牀上，以及地板上的一角。亞萍底一件新製的愛納紗長袍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滑落在地上了。

午餐時，亞萍才從牀上爬起，眼臉上有點紅腫，飯也沒有吃，只忙着用純熟的動作在數粉，一小時後，她在一條瀰漫了法國梧桐的氣息的街上，移動纖巧的步履。

蘇玲呢？她却孤獨地留在家裏。怪寂寞呢，一片死水般的寂寞，如何能打破這海一般的寂寞哪？她打開從家鄉帶出來的小箱子，想拿本閒書來消遣，可是正當她揭開雲鴻哀史，發現夾在書裏的一張母親底照片，不覺泛起一抹鄉愁。何以一到上海便把慈愛的母親忘了？她拾起頭來，望望窗外的一角很寬的天，她在懷念遼遠的家鄉，遼遠的母親。於是揭開信箋簿，寫了一封家信，把深深的鄉愁寄回家鄉。她翻過臉，聽見表姊底一件滑落在地板上的愛納紗長袍，她又被虛榮底憧憬所襲擊了。都市底生活是美麗的，女郎也是美麗的，於是她又漫想亞萍在外邊做些什麼，她沒有忘記昨晚的那位男友底貪婪的眼睛，她不願再想下去了，照一照鏡子，像表姊一樣地使用起巴黎的脂粉，巴黎的香水來了。

旋即她得意而嬌媚地一笑。

三

在都市的憧憬中，在異樣的感覺中，蘇玲度着新奇而愉快的生活。

現在，即使亞萍不在家的時候，她也有排遣光陰的方法了，她不會感到寂寞。到附近的電影院裏，會耗去兩個鐘點的時間；不然的話，可以躲藏在狹小的房間裏，讀一些戀愛故事的新小說。甚至有時，她爲了試穿一件衣裳，或練習高跟鞋的步履，會費去一大串，一大串的光陰。都市裏的日子是生着敏捷的翅翼的。

日子過得真快，一剎那已是暮靄的黃昏了，蘇玲在沉醉於一篇三角戀愛的故事裏，突然房門的一響，她隨着便問：

——誰？

原來是亞萍。鼻子上有着汗，脂粉已很凋零了，她從袋裏掏出粉紅的小手帕，擦擦臉：

『天真熱啊。你整天沒出去麼？』

蘇玲掩閉了正在看着的書說：

『沒出去，看完了大半本小說。』

亞萍脫去了長袍，換上一件便服，看一看蘇玲裏的那本書：

『哦，是「戀之風景」，我也看過的，寫的還好，不過我不贊成那女主人爲底人生觀，以爲戀愛要專一的，哈哈，太傻了。』

蘇玲睜大了眼睛，奇異地，便反問起來：

『那麼你以爲戀愛是應當多元的麼？』

亞萍點上一枝煙，隨一陣蔚藍的烟霧沁出來的是：

『玲妹，你年紀還小，當然不會懂，你將來自然而然會明白一切的。』

聽着謎一般的話，蘇玲只好謎一般地沉默了。

這時壁上的電話機促急地響起來，亞萍走向前去，把聽筒拿下來。

『哈囉，你是誰？』

『怎樣，你聽不出我底聲音麼？』

亞萍笑了：

『呀，原來是你。怎麼，你不想出來玩玩啊？』

『你真聰明，猜中了，這兒有幾位朋友要到維也那舞場去，你能陪我們麼？要是另外有

人，也請同來。』

『好的，就來。』

亞萍放下聽筒，轉過頭來，向斜躺在鐵牀上的蘇玲說：

『你也同到維也那去麼？』

蘇玲有點兒躊躇，吞吐吐吐說：

『好的，不過……』

亞萍揭開了新買來的香水瓶的蓋，一陣刺鼻的香氣游滿了房間。她教誨地對蘇玲說：

『這忸怩些什麼！快換衣裳啊！』

到了舞場。跳舞剛才開始。在窗旁的一隻桌子上，坐着三個西裝穿得筆挺的青年男子，和一個有蛇一般身材的女人。亞萍微笑着向他們招呼，蘇玲看得很清楚，靠左邊的一個男子是上次見過面的表姊底男友艾平。

『我來介紹吧，這位是我底表妹蘇玲，這兩位是沈彬和胡傑先生。』

蘇玲不自然地點點頭。在這樣新奇的環境中，縱然已穿了長旗袍的蘇玲，也不免拘束起來。平滑的地板上，溜動着一對對的男女，他們都是美麗的，臉上呈着愉快的柔情，男的手臂挽住了女的細腰，這種近於野蠻的舉動，內地風的蘇玲，有點看不慣，但是看着，看着，看了一會兒以後，或許由於某一種的感動，漸漸地對於跳舞有點不嫌厭了。

悅耳的爵士音樂溫柔地奏了起來，亞萍他們四個人抱着臂跳舞去了，剩下的只是沈彬和蘇玲，沉默了一分鐘，沈彬說：

『蘇小姐，你喜歡跳舞麼？』

蘇玲抬起頭來，他正眼光正瀉在自己底臉上，覺得不安起來。忸怩地回答：

『我不會跳。』

可是沈彬還在逼問她：

『我想你不會不會的，別客氣囉。』

『真不會。』

蘇玲把自己的眼光擱在冒着水蒸氣的茶杯上，又靜默一回，看起來，沈彬年紀還輕，從絳紅的領帶邊所飄出來的笑是有迷力的，於是蘇玲也迷惑地笑了。

『蘇小姐什麼時候來上海的？』

『還不滿一個月。』

沈彬喝了一口咖啡：

『上海的生活，蘇小姐覺到怎麼樣？』

蘇玲微笑地點點頭：

『覺得很有趣味。』

音樂間歇地奏着，青年男女也間歇地舞着。亞萍她們幾乎跳個不停，難道她們不覺疲乏麼？沈彬只去跳過兩次，不錯，僅僅兩次，大部份的時間都耗在和蘇玲的談話上，不，與其說是談話，不如說在鑒賞她。她總是一支純潔的紫丁香，有着一股都市女人所缺乏的純潔。

她們回到桌子邊來，曳了疲瘁的步履，亞萍說：

『你們等一會，我跟他出去一下。』

亞萍和艾平並肩地走了出去，蘇玲偷偷地向他們溜了一個不可解的眼光。

胡傑和那位女人繼續去跳舞，蘇玲呢，只有繼續等，不過她並不感到寂寞，有着沈彬在跟

她談話。

時間已經不早了，胡傑他倆等不及，便先告辭了。蘇玲底手錶將近一點了，要等到什麼時候才來呢？她憂鬱地皺皺眉頭。

『蘇小姐，恐怕她們是不會回來了。』

蘇玲點點頭，有些輕鬆。

『我送你回去吧！』

『沈先生，不必麻煩你了。』

話雖這樣說，她畢竟和沈彬一同坐進了汽車。在車廂裏，他不時地向她投着貪婪的眼光，使她底頰上泛起了紅暈。

太興奮了，一個人在牀上睡不着，想着這種美麗的生活，便微微地笑了。

『我找你很久，你却已先回來了。』

她在半睡的朦朧中給亞萍喚醒，看看桌上的鐘已指在三點上了。

『萍姊，你爲甚麼回得這麼遲？』

話一出口，覺得自己說得太蠢了，她想起亞萍身邊的男子。亞萍却故意地答：

『你還說，爲了我啊。』

『找我？你說謊吧，告訴我，你到底去那裏？』

亞萍脫下鞋子，把襪子撿了開來：

「睡吧，你還是小孩子，是不會懂得的。」

真是不會懂得麼？已經十九歲了，蘇玲幻異地笑了，她想，魂上曾做一個柔情的夢的。

四

沈彬不時來找蘇玲，而蘇玲呢？總是有點兒不希望他來，但有時却希望他來，縱然她是幾隻蝴蝶爲不會懂得的孩子，她却感到沈彬底一舉一動是有着企圖的，要不要接受呢？她羞恥地低下頭來。

沈彬底話永遠是有挑撥性的：

「蘇小姐，你真美麗啊。」

她沉默着，在心裏笑了一個得意的笑。

「我們出去走走好麼？」

他這樣提議，她也愉快地同意了。

靈巖路上，這時刻留下不少閒步的人們，誰底臉上都堆着笑，誰感到些悲愁呢？不錯，沈彬和蘇玲底臉上也堆起笑。

夕陽把法國梧桐的剪影，勾繪在清潔的街上。蘇玲穿一件黃花的長旗袍，走起路來，有橘

洞底剪影那廢地顯赫然。

蘇小姐，蘇小姐暫時常出去麼？」

「她天天出去。」

沈彬更接近她的身，她有點不好意思起來。

「你可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她一笑：

「不知道。」

他貪婪的眼睛投過去：

「他天天在戀人那裏呀！」

「那戀人是誰？」蘇玲無意地問。

「那很多哩。」沈彬幽默地答。

他老是對着她笑，她不懂得這笑底意義，但同時也懂得這笑底意義。

「你整天困在家裏，不覺到寂寞麼？」

叫她怎樣回答呢？她只說：

「慣了，並不怎樣。」

「我們年青人，應該玩玩的。」

在靜默裏。蘇玲把目光射向西天，想着遼遠的晚霞，遼遠的夢。年青人是最喜歡說話的，說了笑，笑了又說，這兒是一大片的愉快。

「我們回去吧！」蘇玲說。

而沈彬對於這種美麗的散步還有點留戀，

「再多走一會，可好？」

「天很熱，下次再玩吧！」

薰風輕輕地拂着，拂在臉上似乎有些涼意。送到了家，沈彬紳士式地伸出了手，蘇玲也只好羞答答地伸手給他。這是她第一次向男子握手。

「明天見。」

「明天見。」

說了，還不肯放手，她說到第三聲「明天見」的時候，他才把手縮了回去。蘇玲蝴蝶一般跳進了大門。

出乎意外的，亞萍已經回來了。看見蘇玲進來便問：

「你不是同沈彬出去玩？」

她點點頭，算是回答。

「你原來也很會交際啊！」亞萍狂笑地打趣她。

蘇玲望望窗外，把難爲情的眼光飄給一角很寬的天。沉默一會，亞萍微笑地從抽屜裏拿出一封信來遞給她：

『你有封信，可惜是家信，不是情書。』

蘇玲接過信，便報復地說：

『我是只有家信的，並不像人家一樣地整天在看情書寫情書。』

亞萍咯咯地笑起來；

『不必客氣吧。』

信是妹妹寫的，毛筆字比以前好得多了：

玲姊姊：

你底信已經收到，媽媽很想念你，你身體好麼？媽媽勸你不要十分用功，用功過度會傷害身體的，知道麼？下半年你進什麼學校？媽媽怕你在外不夠用，特意把她私蓄的一百塊錢寄給你，這件事情請你不要告訴爹爹，因爲他聽了要發氣的。祝
好！

英
×月×日

亞萍也探過頭來看信，愉快地叫起來：

『啊，寄錢來了，多好！』

蘇玲不則一聲，在遠想她慈愛的母親，旋即轉過頭來，對表姊嚴正地說：

『萍姊，下半年我想進學校，什麼中學好呢？』

『到××中學去好了。』

『容易不容易考？』

亞萍看着這位不解世故的表妹，狂笑了起來。

『哈哈，在上海是最容易念書，不必考，只要報個名便可以進去了。』

亞萍吸了一口烟，蘇玲也吸了一口烟，蔚藍的霧向着天花板上昇，繚繞着一件華爾紗的時式長袍。

這幾乎是成爲習慣了：亞萍每晚總得要出去，而且是一個人，不要表妹去陪她，到一二點鐘才蹣跚地回來。不知到什麼地方去的。問她，她祇笑笑，沒有回答。蘇玲很奇怪。不過回來時的亞萍底眼睛常是紅腫的，蘇玲對於這些，正像表姊所說，是不會懂得的。

但是蘇玲也有她能懂得的事情。她能了解沈彬底每一朵笑底意義，每一句話底用意。她覺得現在的生活真有趣，雖然自己不知道有趣在什麼地方，她是整天地微笑的。

夏天快要飄走了。蘇玲很容易進了××中學。從學校到家，約有半里路，在從呂班路到威

尼斯路的清淨的街上，每天總有三四次，人們會看見蘇玲小姐浴着耀眼的夕陽，移動顯弱的脚步。

披着兩本書，微笑地走着，幻想水平線外的綺夢，夢終是那麽美麗，她抬起頭來，看見一個頭髮的男子從陳列太陽傘的玻璃櫥那裏移向面前來了。啊，是沈彬。不錯，是他。

『蘇玲，從棧裏回來麼？』

『是啊。』

沈彬握着她底纖手：

『我們已好久不見了！』

『對啊，約有一星期了。』

初秋的季節是漫步的季節，何不在向晚的風裏走走呢？於是他們並肩地向前走，沈彬是會說話的，從嘴裏裏滑出來的話倒有幾分迷人。當不說話的時候，他便哼幾聲外國歌兒。

『我們就在國際飯店吃飯吧！』

她沒有說話，只跟着進去。在蒸熱的空氣之中坐下來。酒氣，香烟味，以及女人們底香水氣混成一片，刺激每一個人的神經。

酒杯裝滿葡萄酒，紅得像歌女底嘴唇那麽地紅。沈彬舉起酒杯：

『我們大家乾一杯。』

蘇玲是不能喝酒的，壓根兒她沒有喝過。她有點兒爲難。

『我不能喝。』

他先乾了一杯，誠懇地說：

『你喝，這一點面子都不給麼？』

蘇玲鼓着勇氣，勉強喝一杯，一條縫深深地刺入了肚裏。皮膚上突然發着熱。

『啊，熱極了！』

『初秋的天氣還不一分涼快。』

他又替她斟了一杯，大笑地：

『原來你能喝，一口氣就乾了。再來一杯，這種酒並不兇。』

她決意不再喝，沈彬底迷人的笑，和迷人的話已失去了牠們底效用，她仍舊沒有喝。

『蘇玲，你何以這麼不開通哩？』

他捏住她底手，幾乎要灌酒了，看着他臉上要動怒似的，便又乾了一杯，面部發着燒。

『好，我們底女英雄！』

她眼前覺得一陣糊塗，身體有些坐不穩，看見酒杯在旋轉，桌子在旋轉，以及室內所有的

人都在旋轉。

『我醉了！』她喊一聲。

沈彬狂笑起來。

她底頭愈昏亂了，神經大概失去了控制。她看見葡萄酒都溜在桌上了，染濕了她底衣角，怎麼她沒有看見啊？自己留心啊，沈彬在說什麼話？她模糊地聽見了——茶房，到樓上去開個房間，讓她休息休息。——不，我不願意到樓上去。

『我要回去！』

不知怎樣她畢竟被扶到樓上去。沈彬用獵豔者底風度，對這美麗的獵得物，笑了一個勝利的笑。費了不少心血呢，心想。

約有一點鐘以後，她是清醒了，在荷色的燈光下，她發現沈彬睡在身邊，她本能地坐了起來，帶有怒意地罵：

『你這不是人！你這不是人！』

沈彬底臉上還沒有消失盡動盪的表情。滿不在乎地用種種純熟的姿態，把她緊緊地抱住，甜蜜地安慰她。安慰有什麼用呢？她畢竟像遺失了一串綺夢般她，荷荷地哭了起來。

六

蘇玲底生活依舊這樣滑下去，沒有變遷，在教室裏耗去一個白天，在舞廳裏，在戲院裏，消磨去一個美麗的晚上。嘴角依舊掛着永遠抹不去的微笑，但是你知道這微笑後面的隱憂麼？！

她在懸憂着某一種事情的光陰。

可是正擔憂某一件事情的時候，某一件事情恰巧被發覺了。每天早晨，她身體覺得不舒服，時常作嘔，不知怎樣地終提不起一點精神來。但是她沒有告訴亞萍，只在靜靜的深夜裏，單獨地偷看一本新從書攤上買來的「性智識」，發覺自己底臆測全部是證實了。

枕上濕了一片很溼的淚漬。

明晨起來，臉色蒼白，眼脣很紅腫。亞萍一看見，便替她急起來。

『玲妹，你身體舒服麼？』

『有點不舒服。』

亞萍端詳她底臉，她不由自主地一驚，怕自己底祕密被人窺破。

『你怎樣一跳，怕是生病可。』

蘇玲幽幽地嘆口氣：

『啊，或許是生病。』

『下午還是到××醫院去診治，那裏的醫師還不錯。』

『好的。』微弱的聲音。

亞萍丟下一段燃着的捲烟尾，烟霧還在向上冒。拍拍表妹底瘦削的肩，安慰她：

『玲妹，沒關係，生小病，一會兒便好的，何必介懷呢？到醫院裏去，我陪你去好了。』

小病？這難道是小病？自己底幸福都葬送了，像一瓣落葉般地被葬送了。她想告訴表姊，但是她不敢，願這秘密永遠是不被人明白的祕密吧。

「萍姊，我一個人去好了，你下午還有友人來找你啊；況且……總之，你不必陪我去。」
亞萍不解地睜大眼睛，不了解地注視表姊底蒼白的臉。她是瘦削得多了。

不知道什麼時候，黃昏已滲入窗內來了。蘇玲還沒有回來。亞萍焦急地等着，時常把眼光擱在門前進口；但始終不看見她底倩影。

在焦急的情緒之下，度過了一夜。

第二天早晨，亞萍懷了探險的心，到X X醫院去。問他們有沒有蘇玲這個人，他們說有的，不過照醫生底囑咐，不讓病人見客。亞萍誠懇地對門房說：

「無論如何請你讓我去見一見，我是她底表姊。」

「就是父母也不行。」

亞萍丟下一個憎恨的眼光，悵悵地出了大門。

亞萍是懂得很多的女人，很快地想到蘇玲所生的決不是一種病了，是的，不是病，從她前幾天早晨的嘔吐裏便可以猜想到；但何以從前沒留意表姊底這些呢？表姊太幼稚，何不問問表姊呢，事情總是有辦法的，不是現在是太遲了。啊，那一定是沈彬這傢伙，真是個傻子，

懂得這麼少，怎能談戀愛？徒然害了幼稚的表妹。沈彬這傢伙已經好久沒到她家裏來，大概是因為知道這件事情了。

不錯，亞萍猜測得一點也不錯，不過有一點還猜不到，做夢也猜不到。隔了三四天，××醫院裏來個電話：

『哈囉，你是亞萍小姐麼？』

『是的，什麼事？』

——蘇玲小姐已於今日上午十一點鐘施行手術時死去了。

這是一個晴天的霹靂。亞萍半疑着，怕是耳朵聽錯了，再高聲地問：

『什麼，什麼？』

『蘇玲小姐已死在這兒，小產死的。』

手裏的聽筒突然掉下來。亞萍幾乎失去了知覺，好久，才啊的高喊一聲。

這時，女僕拿進一封信來，是蘇玲的家信，亞萍發瘋地把牠撕了開來——

玲姊姊：

讀來信，知你已進××中學，我很歡喜，爸爸和媽媽也很歡喜，我們都希望姊姊將來能成爲偉大的人，想姊姊是不會叫我們失望的，你什麼時候回來，能買幾本新書帶回來

麼？

莫子澄下

亞萍把信丟在地上，悠長地嘆口氣，沒有換衣服，急促地跑下樓梯。在血色的夕陽下，壓好一輛人力車。

記憶的破滅

沉積在心裏的懷鄉病，縱然很淡淡的，但畢竟不能說沒有。在遼遠的海角上，看着都市裏淒厲的淫眼，我便悠悠地想起了自己底故鄉，一棵睡蓮般靜穆的故鄉。我已有十幾年不回家了，從一個壯年的林檎色的心，染成了一顆頹廢的灰黯的心；十幾年！多麼悠長的歲月，我底家鄉可無恙麼？傷感着，像墓窟下的街燈那麼地憂鬱着。

爲了要醫治自己淡淡的懷鄉病，我帶了一顆黃昏的心，一串輕輕的嘆息，回來了。

在車箱裏，嘈雜的交響曲在瀾漫着，我沉默着，從窗外，輕靈似地飄進了鬱快味的暮色，這暮色是和家鄉有些相似，同樣是有着過時的鬱快，有着幽遠這樣的謐靜。于是在我底心裏，便漾起了家鄉底熟悉的街道，純粹內地風的平房，以及純粹內地風的人底風度。在那裏，我定可以把這顆爲都市的淫眼所麻痺了的心靈，療養一會吧！家鄉底鬱快味，家鄉的鄉村味，對於我這暮色的人，是很有裨益的。這樣想着，我底心，像被什麼感染了似地，淺淡地微笑了。

他在這淺淡的微笑，剛沾了嘴唇游蕩而去的時候，車却停了。這是我底家鄉。帶了一種士玩弄幼時的洋囡囡那樣的情緒，像夜鶯般動盪地，曳了暮年的脚，跨下了車子。但我底心，確

僅這一剎那的心，却不像脚步般的頹唐，是顆快樂的孩子底心。

車站上是怪嘈雜的，輝煌的電光，從白色的燈罩邊上爬了出來，在旅人底憔悴的口哨聲裏，憂鬱地躺着。希望故鄉一點也不要改變，依舊和舊時記憶裏的拷貝一樣。

可是走到街上，我却怔住了，在什麼地方還能找到睡蓮的鬱快味呢？故鄉是變了，變得成爲我不相識了。街道完全被現代的風尚所浸透了。洋式樓房像巨人那樣危立着，招牌上泛滿了粉紅的霓虹光。無線電的播音，從理髮店玻璃裏，從百貨公司的窗幃裏，肺病患者的弱音似地，吹出了刺骨的毛毛雨。

看看這些，又想起了昔日沒有高洋房，沒有霓虹光的街道，我便彷彿死亡了舊友般地鬱鬱起來，故鄉是和我很熟悉的麼？不，牠不是我底故鄉啊，我底故鄉早已在封塵的記憶裏默默地埋葬了。我後悔不應該回來，把美麗的記憶打碎了。

在這悼的情緒之下，我走到了家。

屋裏是淒涼而沉寂，這裏使你會想起荒野的古廟來的。旁邊立着科舉時代的石碑，沉沉地現出一副哭喪的臉，幾乎要傾圮下來。看了這些衰落的景象，心裏蓋上了一層淒涼。

茫茫地躊躇一會，又跨過蛙壞了的高門檻，便叫：

映痕！

心是微弱的，聲音也是微弱的。

子民從門後，滑溜地，探出一條眉毛，一隻老眼來的，是我青年的妻，她在窗裏的窗裏，過着寂寞的生活，也有十多年了。

——你回來了！

她表示驚奇的样子。彷彿喉嚨裏梗住了什麼地有點兒沙聲，在沙沙的聲裏，又拖出了一抹苦笑。

這時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？還是沉默吧，沉默是溫柔的。我默默地看着她，憔悴的眼睛，憔悴的臉頰。她底春天跟着華夢一同飄去了，已是秋天的意味了，我沉默着，但妻却驚訝地說了：

——呆着做什麼，坐下來休息，我去打水來給你洗洗臉。

妻把面水打來的時候，她輕輕地說，輕得像病人底嘆息：

——唉，你竟老了，鬚髮和頭髮又留得這麼長！

——你也何嘗不衰老！

——年紀老得真快，一閃眼，就是四十多了。

我絞了一把手巾，手巾是白的，面水是暖的，可是我底手却冷冷的，在揩臉的時候，真的，我發現自己底鬍子已像刺蝟般的蓬亂了。又摸摸頭髮，本來是光光的和尙頭，現在也長了一些碎毛，像顫抖的陳草，還是去剃個頭吧。但是正在那一霎間，彷彿污水裏泡了一個大狼

花，鬧鬧地飄起了——我怎麼想起來的呢。這早已在記憶裏濕掉了的，——一個和鸞的剃頭匠，不帶，他是和鸞的，從前我老是在他那裏理髮，他剃和尙頭剃得很好，光光的。他和我很要好，店開得很大，不知現在怎樣了！

——那個名叫阿和的剃頭匠還在麼？我问。

——還在着，不過聽說他生意沒有從前那麼好了。

但我希望妻底話不錯，希望他底生意還是很好的，他底嘴邊還有抹不去的淺笑，和鸞的淺笑是會感染的，於是去剃頭的人都笑了，我想着，心裏也笑了，我想他決不會像我這樣賣老吧。

吃過晚飯，便抱着一顆黃昏的心，一拐一拐地走出了門，沿着霓虹燈潮流的邊緣，撥動夜鶯般的脚步。

牆角裏浸着漠索的蛛網，店面也小得多了，只有一間門面。枯樵的門扉，像丸月的向日葵殼，傾斜着。在對過新式理髮店的電光反映下，分外地表現得可憐。這樣污穢而窄小的門面難道就是從前生意很好的阿和底剃頭店麼？大概搬家了，我這樣懷疑着，便上前去問：

——請問這裏就是阿和的店家麼？

——是的，先生剃頭麼？

一個老頭子，蓬着頭，憔悴的臉，這樣憔悴地答，一面請了我進去。店裏的靠椅，有兩隻，是中國式的；中國式的鏡子決小得可憐。不由自主地我憶起了從前輝煌的燈光，遠遠的

願。

——阿和在家麼？我問。

——就是，你先生貴姓？

這不得不使我驚奇了，我默默地細聽他。好久，好久，才像甦醒過來地，發現了那記憶上相似的地方來，怎麼這樣地衰老了？那朵笑，抹不去的笑，那朵有感染性的笑，幻失了，在一條條的皺紋裏幻失了。歲月所壓力是很重的，在這重壓下，人衰老了，生意也衰老了。我謙謙地板，還是沉默着。他在瞞我，盡瞞我，最後才發現了什麼般地說：

——喔，你是馬貝葉先生麼？已十幾年不見，幾乎認不出了。

——頹衰的嘴唇上掛着笑，一朵苦的笑。

——是的，我們都老了，你好？

——淒涼的沉默流動着。夜是悲愁的。

——生意很不好，去年又死了老妻，真夠可憐，沒有錢請醫生，一半是活弄死的！他嘆息着，又接下去說，感憤地說，像是幽靈的叫喊。現在一般人真沒有從前好了，專門學什麼洋鬼子。燙頭髮哪，剃桃子頭哪，亂蓬蓬的。簡直像個落水鬼。現在，你看，什麼人還願意剃和尚頭，所以這裏的生意就這樣不好了！

他底灰眼裏現出了靈魂底戰抖。他連連咳嗽了幾聲。那淒涼的晚年啊！

——那麼你一直剃和尚頭？我任意問。

——哼，難道我這去學什麼燙髮，剃桃子頭不成？老實說，我這剃和尚頭的職業，從父親傳下來就這樣，我父親常常說，剃和尚頭是正當的職業，難道我還違反父親底意志去學鬼子不成？我底兒子，他要去學，但我不許他去學。

是的，我像阿和一樣，憎恨亂蓬蓬的，落水鬼的頭。憎恨都市的淫盪，感人的電紅光，于是我快捷地站起身，對他說：

——替我剃個和尚頭！

他笑笑，笑浪溶在鐵鏽的舊式剃刀上。可是這裏的夜，在我們感覺上的夜却是悲愁的。

爲了耐不住家裏的寂寞，我常常到阿和那裏去玩。那裏雖沒有綺麗的柔夢和熱戀的唇，但故鄉的鬱快味，殘餘的古風，却溫和得令人愛羨。我們沉默地用手斜支着重的頭，讓陽光爬上蒼老的臉，聽着街上嘈雜的音響，回憶起遠遠的過往，多麼美麗的過往，於是談話的資料，像潮水般從美麗的過往上汎濫了起來。接着，他又憤憤地罵起穿西裝的理髮師來。

一面聽他激憤的話，一面卻儘量苦悶，這新近都市化了的街，行人一羣羣地騷動着，擠擠着。鈴鈴的腳踏車，不住地駛着，一種輕風的感覺。對過新式理髮店裏的人，忙碌地進出着，可是這裏却很清冷呢。我低下頭，他也低下頭，心裏是苦悶的，苦悶的種子在那裏繁殖着。

阿和的兒子，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，斜倚長窗，眼睛凝望窗外，是在靜閒地傾聽四鄰探母

麼。那能對過無綫電裏播出來的？嘴裏哼着調兒，可是他父親就叱叱起來：

「不好好坐一會兒，哼什麼無賴的調子，不入流！」

被譴責了的孩子，依舊呆呆地站着，可是照在舊鏡子裏的小嘴卻撮着的，大家都相信他正默然，靜聽着時間底快捷的脚步，一步一步的，時間永遠是新鮮的。

忽然，榆掩的長窗，喀地開了。從開窗的縫裏，跑進了一個十來歲的男孩，和一股清涼的聲響：

「剃頭，剃頭！」

阿和底嘴角上漾起了稀有的笑，忙站起來。

「剃桃子頭！」

孩子底這句話，即使是這麼輕，但足夠使阿和底微笑幻滅了。接着，他蹙一蹙眉頭，眉頭上結有輕輕的愁，又帶了一些忿意的聲調說：

「這裏不剃的！」

望着驚奇的大眼，孩子溜去了。但失望却在鐵銹的剃刀上蕩漾着，在人底每一只嘴角上顯掛着，他萎靡地坐下來：

「你看，連這種孩子都這樣了。」

我也只好低低地嘆息。

——爸，你看，現在和尙頭已不時髦了，我還是去學翻新式頭吧。
兒子睜大眼睛，這樣提議，但他父親却：

——哼，瞎說什麼，你這小鬼！

——阿和瘦之地低下頭。

時間是有精細的，飄了，而他那貧苦的生活卻不會飄走的，那美麗的過去，什麼時候會飄
——家呢？大家都憂鬱。

清明時節的那兩個月，我同自己底妻，到父親底墳頭去掃墓，已有十來年不去了。幽美的
田野啊，看了蕪蕪的天，橙黃的麥浪，就有些戀戀，于是就在靠近墓地那裏住了下來。鄉村的
清晨是柔軟的，即使終天淫雨的日子，也有些味兒的。我愉快地笑，一直等到妻堅決地要回去
的時候，我才有些不捨地，離開了這裏的綠的垂柳，藍的天。

到了城裏，便去找阿和。可是奇怪，那井破舊的剃頭店，却關着門，難道關了？我敲着
門。

——孩子開了，我問：

——怎麼今天關着門？

——爸病了。

他發兒子，憂愁着臉，把我引到了後面的房裏。房間是這麼狹小，污穢，沒有窗，光線像

黃昏時候的幽暗，在破舊的藍布帳下面，在板牀上，現出了一個老年人的臉，怪衰苦的。

老年人嘆息而悲慘的聲音：

——馬先生，謝謝你來看我。

嘴在慘苦地抽搐着，他咳了一聲，又斷斷續續地說下去：

——生意這樣不好，人有病了，有什麼辦法？

——靜靜心吧！我安慰他。

他底憔悴的眼睛睜得很大，在潮濕的眼睛裏，靈魂似乎在掙扎着。旋即閉上了眼臉，疲乏地嘆息一聲，彷彿緊張的情緒，整個地鬆弛了下來。

——你病幾天了？我問。

——病七八天了，馬先生，我們實在窮得不能活下去。飯都吃不飽，有什麼辦法？馬先生，我……我已在昨晚把這座房子賣掉了，這是祖上傳下來的，不孝的子孫啊！但飯……。

——那末你將住到什麼地方去，我問。

——他底滯遲的話聲：

——等……等病好了，想搬到鄉下的表弟那裏去。

把灰藍的眼光，擱在破裂的門板上，我想起過往的美麗：雪白的剃頭刀，抹不去的笑，但飄去了，一切都飄去了。現在呢？連這小小的店，不，還有這衰老的臉，都要被這汎濫的現代文

化而掩沒。現代文化是五月的風。但我和阿和一樣，也憎恨這些。我發現自己底眼睛竟漸漸

爲了嫌惡大街的肉感，我便從湍隘的小街，走了回來。

翌日的晚上，在熒熒的燈光下，躬着一顆苦悶的心。還是陶醉在過往的記憶裏吧，我便追憶著過去。但這時，妻却跑進來，告訴我說：

「剛才有人來說，阿和已死了，真可憐！本來他太固執，爲什麼不去學新式理髮？」

「啊，真窮得可憐。他兒子怎樣呢？」

「聽說他要到新式理髮店裏去當徒弟。」

悄悄的是夜，悄悄的是人，熒熒的燈光映着殘破了的記憶。

第二天，我便離開故鄉，這沒種道的鬱味味的故鄉。還是去流浪吧，故鄉的美麗的夢幻，已隨風散了，有什麼方法來滋補呢？我要去找尋那有着靜穆的情調的內地城市，但這還存在着麼？我不覺又憂鬱起來。

紫雲

透明的空氣，憔悴的蟬聲，這是初秋的季節。在初秋的重壓下，一般遠離鄉井的人們，終會感到些枯索和悲愁；可是也未必這樣，就像我們底紫雲小姐，她永遠沒有覺得岑寂過。這裏，雖缺乏了慈母底溺愛，而那些烏柏樹，曼陀羅，以及銀色的口琴所給予她的安慰是夠人陶醉了。對於樹木，她有特殊的嗜好。她再也不願回到大都市裏去，倘若可能的話，她倒願意在這恬靜的內地，羨着中世紀般恬靜的生活。

清晨，曠曠的瓦雀很早就把紅臉的太陽叫醒了。于是她就起身，微笑着，帶了上等的口琴，到附近的南華邊場上去散步。柔風輕輕地拂着鷄冠花底海，每一朵花都塗滿了血紅的胭脂。草坪是綠的，她坐在草坪上，吹悲多芬底小夜曲。悠悠的聲音是迷惘那麼飄忽的。

在飄忽的琴聲裏，她是愉快的，唇邊掛着愜意的微笑。

從散步回來，她便在小小的書桌前，翻閱些紅綠封面的書籍，不消說，那些大半都對有五線譜。窗外的感蟬也不會叫得像盛夏時那麼的嘹亮，吱吱的細聲只是一闌催眠的歌曲。到時候，要是她有些疲倦而想消磨這整個下午的話，那也不必愁沒有閒談的同伴。只要她願意走到隔壁的客廳裏去，那兩位同居的維羅夫婦的笑臉已經在懇懇地浮起來了。

談着，笑着，像親暱的兄妹似的。沒有無聊的寒暄，沒有無聊的虛偽，溫暖的空氣，把他們緊緊地纏着。雄藻很健談，像小孩一般地會談到遼遠的過去，藍天的故鄉。記憶裏的故鄉是游子們唯一的慰藉。而他底夫人呢，却老是沉默着，睜着一雙慣于凝視的眼睛。

爲了興趣的關係，不必說，五線譜和口琴的題材，時常掛在紫琳底嘴上。一談到樂譜，雄藻便要求紫琳再吹一次口琴，而她呢，也不會怎麼拂他的盛意。從女僕底手裏接過了樂譜和口琴。她先試着地漫吹了幾下，然後再瀉出一串串珠子般的聲音：

Bring unto me the scented purple heather

The last red asters of an autumn day,

And once again we'd talk of love together,

As that in May.

縱然是成天吹熟了的老調，但這瀉出來的歌聲却永遠是新鮮的，雄藻點點頭，算是拍拍子，微笑着靜聽着。他是能懂得音樂的，他底夫人却勉強呈着笑臉，有時竟俯下她沉思的頭。

——這次吹得真好！

看看他們愉快的神情，興奮地噙動的嘴唇，雄藻夫人有些覺到被奚落的悵惘。還有，你聽，他竟高聲地談到音樂底益處來了：「一個青年最好總要會一種樂器，否則至少也應該了解音樂。」雄藻夫人實在料不到素向愛她的丈夫竟說出這樣的語來，難道他不知道夫人是不喜歡音

樂的？她覺得自己不得不說句話了：

——惜乎我不懂得音樂。

話聲是很遲滯的，不錯，是遲滯的。

但雄蕩卻突然地——這是太突然了，吃了一驚。在暢談的時候，不瞞說，確是忘記了夫人底存在；而現在發現這樣，真覺得使妻太寂寞了，於是親熱地握着妻底手說：

——愛的，你爲什麼不談談呢？

x
x
x
x
x
x

客廳裏迴旋着抑揚的琴聲，琴聲是美麗的，紫琳底心也是美麗的。

她從書本上抬起倦意的眼睛來，帶有初秋性的大雨已經停止了。茫茫地望望窗外，天角上飄着淡雲的紗，從雲的細縫裏閃出些微的太陽光。這樣初霽的傍晚是很難得的，休把這應良好的機會錯過吧！於是紫琳從箱子拖出一襲澄黃的長旗袍，還帶了一只銀色的口琴，笑迷迷地去邀雄蕩夫婦：

——我們去遊醉白湖，可好？

雄蕩穿着徘徊在庭院裏的夕陽，立即就答應了。淡抹的湖景在各人底腦海裏浮了起來，在那裏是很適宜于放一個輕夢的，可是雄蕩夫人却沒有這種雅興，她在說：

——我不想去，你們去吧！

夫人說話時還在微笑呢。

于是丈夫和紫琳婉言地催她同去：

——你若不去，我們也不去。

終於夫人也答應了。雨後的街被洗滌得很清潔。縱然隨處的積潦會不期然地沾濕你底鞋襪，但看着藍寶石的天，彩虹般的雲霞，依舊覺得很愜意。爲了路很近，他們三個人就步行。這樣愜意地走着也不失爲一次傍晚的散步。

出了城門，景色純粹是鄉村的了。垂柳抖着綠的流蘇，鼻起淡淡的烟。對於樹木，紫琳是有特殊的嗜好的。于是她跟雄藻嘖叨起來：

——這裏的湖景怪可愛，使我憶起了渺茫的童年。

雄藻指着湖邊的幾座洋房說：

——洋房造在這裏，是不適宜的，把純粹的自然美破壞了。

——真所謂醉白湖穿起西服來了。

他倆狂笑一陣，又漫談到其他事情上去，跟着談話底節奏，脚步也快了起來。旗袍角招展着，絲襪不時露出了一撇玉色。看了這些，雄藻夫人底脚步有點遲滯了。美麗的風景不會給她以安靜的心境。她抑鬱着，說她不會欣賞風景麼？或許是的，而你看，那前面飄展的旗袍角哪。

等到綠葉徒然回過頭來，發現妻子不在身後的時候，她也不知道到這裏來了。他氣喘吁吁地尋着，樹底下的兩個小孩用懷疑的眼光望着他們，可是焦急有什麼用呢？妻底信多不會從人羣裏面出來的了。

好的，這也算是個警告。

警告？紫琳很快地懂得他夫人底用意了，曉得這是什麼意思？紫琳實在料不到別人會這樣樣的念頭來推測她，這個真是種侮辱，一個青年的女子怎能承受呢？她想發怒但終于忍住了：

——大概她總在家裏，我們回去吧！

他們蹣跚地走回來。沉默的薄暮裏的兩個沉默的婦人。

然而家裏麼，妻在那裏呢？雄藻善若地推開大門。高門檻彷彿跟他打起似的，幾乎使他跌了一交。跑進客廳，沒有妻底影。跑進房裏也沒有妻底影。他大聲地喊：

——馨，馨！

出來的不是所要找的人，而卻是躲在灶角裏的女僕。雄藻蹙着不耐煩的眉頭，厲聲地問少奶奶回來過沒有，而女僕底回答：

——沒有！

那裏只有等，想來就會回來的。雄藻來往地在室內踱着，地板上散落很重的皮鞋聲。不定的心。消磨不掉的時間。晚飯，雄藻和紫琳吃得反常地少；這使女僕睜大了詫異的眼。

他們悄悄地傾聽着，但門鈴始終沒有響過。心像搖動的擺那麼不安定。

紫琳很苦悶，早就躲到自己底房裏去了。而她怎能安睡呢？在昏黃的燈光下，她低下頭苦思着。心緒是怎樣地凌亂。自己和堆藻完全是爲了旨趣相同，所以還投機，想不到竟受到這樣的侮辱。但旋即又覺得或許不會吧，她或許就會回來的。

可是這假定立即被推翻了。擺鐘清脆地敲了十二點，還沒有見堆藻夫人回來。

吹滅了燈，一片晶瑩的月光。這樣銀色的夜景是適宜恬謔的心靈去領略的，但今夜，我們底紫琳小姐却沒有這恬謔的心情了，不但這樣，甚至她有點寒戰這幽美的月景了。

睜着沒有睡意的眼睛。踴躍的皮鞋聲還是很響地從客廳裏傳來。

終於夜色已萎謝了，靜悄悄的，但紫琳却把煤油燈又點了起來。

X X X X X X X

在朦朧的睡夢裏只浸淫了一會兒，就猛地驚醒了。吱吱的瓦雀仍舊帶回了不安靜的心。紫琳沒有忘記自己是個有涵養的人，你看，她依然裝起平日一樣的態度，走出了房間。

同樣是這麼的一個早晨，不過懶躺在藤榻裏的堆藻，顯然是頹喪極了，飄渺的烟霧裏合了濃濃的憂情。

——你早。

紫琳底驚惶的苦笑。

——你早。

——昨晚蜜萊斯能回來沒有？

——沉默一會，她顯露了個慘淡眼光過來：

——沒有。

在這樣的環境之下，紫琳是不能再住下去了。于是便說：

——胡先生，我想搬場。

——維藻苦悶地有點驚奇：

——何必呢，你在這裏住不慣麼？

不，我只因為住在這裏，會妨害你們家庭的幸福。

——維藻嘆息着，隨即說：

——我想畢竟不會這樣誤會我們的。我昨晚簡直沒有睡，很疲乏。

不錯，他底眼深陷在裏邊，本來奕奕的精神是沒有了。維藻夫人似乎太酷了，她不該用這樣手段，來對付她底丈夫。他要喝杯茶，于是她替他斟了一杯。

而這時候，你能料到麼？等候了一夜的那個人却氣咻咻地跑來了，她佇立着，疑視他倆底臉，但旋即倒在沙發裏，頭向窗外，沒有理他們。

——愛的：昨晚你在那裏？

雄漢媚媚地跑到沙發旁邊，偎着妻底身，可憐地說。而妻却搖搖身，表示不理的樣子，怒意地說：

——你不要管我，我也沒有管你們呀！

你們？這兩個字像閃電般刺入紫琳底心裏，她憑跟她鬧起來，但旋即一想，就省些事吧，終於這樣說：

——一切事情完全由於你底多疑，將來你總會明白，現在我也不多說了。蜜賽斯胡，我本來預備明天就要離開這裏的，因為家裏早有快信來叫我回去。

憂愁在啃着紫琳底心，同時也啃着別人底心，屋角裏的女僕莫明其妙地呆立着。

X X X X X X X

第二天早晨，整理好行李，便懷着破夢似的情緒，乘車回到上海。

上海縱然是她底故鄉，但對於她，却似故舊的記憶般她生疏。這都市的喧囂會震聾她底耳朵。這樣喧擾的生活有什麼意思呢？於是紫琳會不期然地想起了那內地的生活。沉湎在記憶裏的市鎮是分外的美麗。在追憶的回憶裏，她也間歇地想起了雄漢夫婦，但只在腦海裏一閃就過去了，不留什麼淡淡的痕跡。

可是在不想他們的時候，紫琳却驚奇地接到了雄漢底信。大概他倆已諒解了，而求向雄漢道歉的吧。紫琳滿不在乎地拆開信。可是什麼話！事實竟會這樣的發展！你看：

紫琳小姐：

這封信是我請朋友代寫的，因為我現在病在醫院裏。

你會猜到我患病的原因麼？不，你不會猜到，不要驚奇，我首先告訴你，我跟馨已經分離好久了。至于分離的原因，爲了無謂的「懷疑」，對於我和你的「懷疑」。小姐，關於此事，我表示十二分歉意。

爲了這懷疑，我們夫婦間的感情漸有裂痕，我們不時口角，當時我底態度略爲強硬一些，于是她就走了。你想，她是多麼固執啊！

馨走以後，我終日惦念她，白天在淒迷的街上亂跑，夜間，躺在牀上失眠。脆弱的心是經不起多少悲愁的，因此我病了。

這裏，病院裏的冬天比任何地方還要慘涼，我憂愁着，我還是在遠遠地依戀着馨。平日，你知道，我是多麼地愛她啊。

小姐，懇求你轉請她到這裏來一次，我本來想直接寫信給她，但恐怕她現在怒氣未消，所以我只得有煩于你了，希望你多多勸導她。馨底地址是昨天一個朋友告訴我的，不知對不對。她住上海福州路××弄四號。

謝謝你，無論如何，要請她來一次，我是多麼地惦念她啊。

胡維藻

紫琳把信讀了好幾遍，她有點躊躇，到底要不要去那裏呢？她沒有忘記上次的侮辱，但是這樣想，腳却在移動了。

人力車把她拖到了××弄，一條狹隘的小弄；她數着門牌，四號，這裏是了。但這時她却有些胆怯，把伸出了預備敲門的手縮了回來。她凝視這破舊的門，在這破舊的門內，她將看見些什麼呢？心裏躊躇着，等一會，終于輕輕地敲門。

從門縫裏閃出來的是誰呢？一個頭髮蓬鬆的女人。她幾乎要問起「胡太太在家麼」來，要不是這女人頓聲地叫她「紫琳小姐」的話。紫琳向她望着，好久才發現出跟記憶裏的蜜賽斯胡的相同處來，大概那慘苦的生活把她琢磨成這樣的吧。

這樣狹小的房間，只有一張桌子一隻椅子，與一張小床。這些，使我不能不想起了他們在內地的寬大的屋宇。

——蜜賽斯胡，你好麼？紫琳不留意地說。

——蜜賽斯胡低下頭，幾乎要流淚：

——不要說這些，我很後悔。停一會，蜜賽斯胡繼續說：紫琳小姐，我很對不起你。

——現在既然諒解了，也不必多談。剛纔胡先生來了一封信，他想叫你回去。

把信遞給她。紫琳底手是戰抖的，而葛藻夫人却戰抖得格外厲害呢。

不等到葛藻夫人把信唸完，早已迷惘地流淚了，這樣的消息太駭人了，這是個虛夢麼？她

實在不能再忍了，天竟倒在紫琳底懷裏慟哭。

——雄藻，雄藻，原諒我……吧。雄藻夫人帶哭地喊。

紫琳婉轉地勸她。當然，紫琳婉勸雖是怎樣溫柔，也不會發生什麼效力。

——過去的一切，紫琳，請你原諒我……現在我立即要回家去看他，不過你能否陪我去，

紫琳，望你答應。

雄藻夫人底顫抖的話聲是怪悲哀的。

——你要我同去，我總答應的。不過今天晚了，明天早晨去吧，我還要跟家母說一聲哩。

雄藻夫人睜大驚駭的眼睛，急切地說：

——不，不，今夜晚車去，搭八點鐘的快車來得及，我們立即乘電車到北站，乘便到你家

裏去通知一聲。

在迷濛的黃昏底泛濫中，她們匆促地搭上電車。到了北京路，便下車，沿着電紅光的邊

緣，走到了紫琳底家。誰能料得到這樣呢？在雄藻夫人還沒有向紫琳底母親叫應的時候，紫琳

底母親沉默地拿出一張紙條來，悽涼地說：

——紫琳，×個地來電報，你剛才去那裏？

沒有回答的空暇，忙把電報搶過來看，上面是幾個寥寥的字跡：

——紫琳小姐轉雄藻夫人鑒：雄藻已於午前逝世，臨終時頻呼汝名。甚慘，乞即來院，料理

後事。」

看着這紙條，雄藥夫人呆然好久。最後終於昏倒了。

——雄藥，我害你……！！

她一面哭，一面濺聲地喊。帶着萬分悲慘淒切的風颳了進來，淒切地迴旋着。

沉黙

旭日底淺笑溢滿了幃門。清晨是靜悄悄的。

還沒有在睡眠裏浸透了的他，已經醒來了，不知怎的，夜夜總是失眠；照理，從深夜的報館裏，曳了蹣跚的步伐回來，該是疲憊極的了，但事實上，却老是半開了含淚的眼睛，悠長地望着一片永遠不會凋殘的夜色。今天，也是這樣，于是他伸一個懶腰，撩起了爲陽光所煊紅了的幃門。倦意還沒有消散。天一亮就爬起來的媽媽，早已曲着瘦背，在房裏掃地；看見他醒了，就蹣跚地跑過來，眼睛裏含着慈痛的，同時也憔悴的味。

——時候很早，還睡一聽呀。

聽了媽媽底仍舊像童年時溺愛的話，心裏微微感到些輕淡的慰藉，不，還有些輕淡的悵惘呢！母親底愛是泛濫而永黨的，像一掠泛濫的柔風。他凝視着，不則一聲，媽媽是多麼地憔悴！她終日勞動。回想起來，在她悠長的過去生活裏，不是從未有過一剎那的休息麼？前幾年，總是這樣地自慰：只要討了她婦以後，那媽媽就可以享受清閒的晚福了。但現在呢？她婦是有了，而且是摩登不過的；她底櫻嘴裏所飄出來的軟軟的歌聲，會陶醉男人底心，然而那雙纖手呢，那隻會打高爾夫球的纖手能做些什麼呢？想着，他輕嘆一聲：

「媽，何必這樣勞苦，少做些吧！」

「叫誰去做呢？」

媽媽底話裏，不是悲哀，不是怨恨，只是使人竊起悚然的感觸。叫誰去做呢？妻底手藝是只會玩高爾夫，那麼說個女傭吧，棋這淺淺的進款，能夠允許麼？他自己起來幫媽做一些，但當他掠開了妻所蓋過的新線毯，正要起來的時候，媽却：

「你起來做什麼？昨晚你睡得很遲，多睡些，上課時候還沒有到。」

「媽，我要起來幫你掃掃地。」

「雪宮，聽着，聽媽話。」

媽媽還是像安慰小孩般底安感着，他感到一抹輕愁。彷彿鬆弛了弓弦般底，漫長地嘆口氣，伸進了擦着櫃子的左手，又縮了下來，轉過頭去，裏床是空的，帳角裏的黑暗，似乎云雨飄飄笑些什麼？妻說是要替朋友預備七月七的音樂會，昨夜沒有回來，啊，怎忘記了！今天不是舊曆的七月初七麼，何不趁這佳節，給媽娛樂一下！

「媽，今天是七月七，××教要做講義會，這是難得的機會，去看看，好不好？媽媽的能說着窗外，天井裏的茉莉花微搖着初秋的風光。」

「不要去了，又要多費錢。」

「但也不要錯過這機會！」

——沒有關係，我現在還有三十塊錢，這個月的費用只要十五塊就夠了，媽，這多一半。

他擠擠眼睛，放了一朵溫和的笑，把枕邊的六張五元的鈔票，細看一番，他們好像也在談笑了。

——好，那麼就去看一次，不還要多少錢一個人？大概要一塊吧，我們只要買雙腳的坐位好了。

她總是這樣吝嗇的。

——很便宜。

欣慰的表態養上了她的眼睫，從這些表情裏，他也抓到了空濛的安慰。于是他靜靜地睡了一會，便靜靜地睡熟了。

醒來，陽光已經在地板上勾繪了許多均勻的葉影。他隨手披起襯衫，跛着繡花的拖鞋，推開玻璃窗，倚在窗棧上閒望。

外面是初秋的清涼了的清晨。一陣軟的風輕輕地飄來，海棠花，蕊香花都輕輕地盪漾起來，飄揚着灼灼的。什麼地方還吹來了一聲接彈的餘音。他這樣無意識地瀏覽好久，媽在喊了：

——來望什麼，吃早飯吧。

在茶館吃飯的瞬間，他看見媽底臉，一種快活的情緒停在她眉梢尖上。於是他也好似贖了

異一般地滿意。今天是這麼地美麗。

——雪官，校裏吃過午飯便回來，我們早一些到戲院裏去。

媽媽底眼睛空濛地凝視窗外的青天，像在幻想天河上鵝橋的幻影，和織女底夢一般地拖曳着雲塊的長裙。她是在快樂着。

吃好了早飯，向媽媽拋了一個柔軟的微笑以後。就拿起破舊的皮包，走出大門。在靜透了的初秋的街上，悠悠地想着媽媽底憔悴的容顏。她是夠辛苦的，但同薛却又訝異着爲什麼一直沒有留意，而到今天才在媽底臉上，發現了濃厚的憔悴呢？她是溫慈的，溫慈得像銀粉似的月光。媳婦雖是這樣強悍，這樣地貧安，但媽却從未說過一聲怨言。真是太和諧了！他蹙一下眉頭，似乎又濛濛的瞧見妻底強悍的臉色。

他凝思一會，摸了摸口袋，不覺獨個兒笑了。袋裏的這些零碎的錢，很足夠替媽買張包廂票子。要是媽願意的話，從戲院裏出來，還可以到傍晚的玄武湖裏去泛舟，那裏是美麗的，在那水草底搖曳裏，定可以找到些柔軟的夢吧，這樣，總算也可以表示些寸草心了。

到校裏，把破皮包往書桌上一甩，就連身埋進沙發裏，很舒服地吸了一枝淡味的捲烟。層層上瀰漫着飄呀飄的蔚藍的烟紋。在書桌拿起一本平頭幾何的教科書，想看一看今天要教的功課，但剛翻一二頁，門房走進來說是妻來找他，於是走進了隔壁的應接室。妻底長旗袍夢幻地扯動着。

他呈着微笑：

——音樂會籌備得如何了？

她快意地點一點頭，坐在他膝旁邊：

——已經好了，我們設備得多講究！牆壁和椅子都是銀色的，線條的，這不是一九三七年式的麼？而且鋼琴啊，梵亞玲啊，都是上等的。

話裏含滿了魅人的力量，在她底預料中，定可以賺到丈夫底獎飾，但是不，他祇勉強一笑，連敷衍的讚語都沒有，於是妻失望地靜默了。半晌，她又豔美地向他瞟了一眼：

——愛的，請給我五十塊錢，今天晚上要用。

要用這樣大的數目？五十塊？他每月勞動的代價，總共祇有一百塊；倘若丈夫不是個有極費的人，那定要發怒吧？他是和善的，只望着水門汀的地板說：

——上次的錢用完了？

妻揪着紅的小嘴：

——已經用了十幾天了，還算得浪費？

從時式的銀匣裏，拿出一支前門牌，燃了，她用勁地吸着，給烟霧圍繞着眼睛，凝視桌上的花瓶，瓶裏插幾枝豔放了新蕊的不知名的花兒。銀色的高跟鞋，在長旗袍的邊緣下，純熟地顫動着。的確，她是窈窕而妖媚；爲了這一點，別人都說丈夫很幸福，可是丈夫自己呢？他沒

有運會得，他確是幸福麼？

手摸摸袋裏，他說：

——現在我總算還不滿五十塊錢，今天媽還要……。

等不到話說完，妻就：

你變了，我知道你不愛我了。

接着哼的聲音從塗了口紅的小嘴裏吹出來。這是慣了的，她時常用這樣的罪名加在丈夫底頭上。他知道不幸的悲劇很容易演出了。他想嘆口氣，但又不敢，只好柔聲說：

愛的，先拿十五塊去吧，月底領到新水後，便可多給些你。

他強笑着，慫恿地拖了她底手，在六張五元的鈔票中，拿了三張遞給她：

——今天是陽歷二十二號，再隔八天便可以發薪水了。

她底嘴還是皺着，沒有接受他底鈔票，很不稱心地沉默着。但一會兒，却向他手裏塗了一張：

——好，都給我吧！

奪去了六張鈔票，她轉過頭來，驕美地一笑，算是感謝麼？

——愛的！

門一響，她出去了。

他呢，一點沒有動，仍舊坐在沙發裏呆呆地怔着，心裏也沒有什麼感覺，只是茫茫地，茫茫地。不知道這樣呆了多麼久，直到校役抱了驚怪的顏容，叫他去上課的時候，才像從夢幻裏醒過來似地啊地叫了一聲，呵，原來還在應接室裏。

課後，推說頭痛，假一點沒有下咽，就拖了蹣跚的腳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踉蹌了回來。到了家，茫然一會，叩着門。

——雪官麼？

是媽底愉快而帶笑的聲音，在笑聲中，門開了。媽穿了一件每年只穿不上幾次的假呢襖的短襖，滿意地笑着。她是很少能夠這樣愉快的。

——你爲什麼回來得這樣遲？就去吧，不然要找不到好的座位了。

他摸一摸袋裏，懺悔地呆立着。他還能說些什麼話呢？早晨說了聲請媽媽去看戲，媽是早已希望着了，但現在，不但不能給她調劑幾月來的疲勞，反而使她感到了多量的失望。朦朧裏，瞧了媽媽底憔悴的臉上之一絲歡笑，又想起妻底臉。哦，他輕聲地嘆了：

——媽……。

媽媽也不了解地怔住了。街樹的碎影浮蕩地洒在母子底背上。他沉默着。

媽也沉默着。

沉默是這樣地悠長。

女看護

在朦朧的情緒之下，我睜開眼睛，一切都是白的。這純白的顏色給我一種清涼的感觸也是
恐怖的感覺。說來也許不會相信，我到現在纔知道自己在醫院裏，什麼時候被人送進來的
呢！我有點茫然。

於是我便問靜坐在旁邊的女看護：

——小姐，我在醫院裏住多少時候了？

她站起身來，向我注視一下，用了一雙含有媚性的大眼：

——現在你可清醒了，你到這裏已有一個多星期，整天都在囁語中，真令人擔心。現在最
險期已過了。

我閉下眼睛，想靜靜地回憶起昔日的殘夢來，但是不可能：我什麼都忘了，我底記憶裏完
全是張白紙。我重複睜開眼。

——你覺得舒適麼，王先生！

聽着那安穩而溫柔的話，我也溫柔的微笑了！

——很好，小姐。

——那末靜靜地睡一下吧！

女看護底白衣，輕輕地飄去了，她留下給我的，是一抹輕輕的柔情，我細細地在咀嚼着這輕輕的柔情。

——等一會，僕役送來一包東西，說是進院時，從我袋裏檢出來的。是一本小的日記簿和一枝一九三七型的派克鋼筆。我一看見這冊日記，眼裏便有點兒潮濕，這日記不是自然剝痕的記錄麼？這樣一想，方才所謂白紙的記憶裏，立即泛起了虛殘的舊夢。啊，我嘆了一口氣。正想翻開來看的時候，那位女看護却悄悄地飄來了。

——是一句溫柔的責備：

——看什麼？不許你看這些東西。

——一只白手伸來攥去了日記簿，放在枕下。這種體貼的舉動，使我想起了在鄉下的慈母。

——小姐，你貴姓？

——又是一抹柔意的迷眼：

——我姓劉。

——你府上那裏？

——X州，王先生，你靜靜地休息一會，不能多說話。

——接着，她笑嘻嘻地走出去了。

在慈母那麼體貼的愛護下，身體是容易健康的。不錯，時間並沒僅僅過了一星期，而我疾病已好許多了。這是誰成功呢？我想，未必是醫生吧。

窗口溜進了初夏的蟬聲。聽說蟬聲是一望夏季的催眠曲，是的，在蟬聲的瀟灑下，我悄悄地睡着了。在悄悄的睡眠裏，我做了一個怪誕的夢。這種快樂的夢，已經好久不做了。我夢見劉小姐在按摩着我底長髮。

醒來時，使我奇怪，劉小姐真地坐在床的旁邊。

——睡得很好麼？

不但睡得很熟，而且很甜蜜。

我笑，她也笑。初夏的季節確是需要笑來粉飾的。

從睡眠裏醒來時，口裏覺得很渴。我便說：

——劉小姐，我口渴。

水拿來了，我想爬起身，從那肥胖的白手裏接過杯子來，可是她按住了我底額，柔聲說：
——縮下，不准你動，我給你喝。

我用賞鑒藝術的態度，在賞鑒着她赤裸的手臂，心想，夏天的女人是最美麗的。一匙熱的水灌下我底嘴，我喝的似乎不是水，而是溫柔，是掛在她嘴邊的淺笑。

喝完了，我總得謝謝她一聲：

——謝謝你！

——何必客氣，這是我底職務。

「職務？不見得吧，我從未見到一個看護是這樣體貼病人的，於是我得意地笑了。她遞抽出一張雪白的手帕，替我擦乾唇邊的水漬。

——劉小姐，我悶，我能看看報麼？

——不，不能，但我可以和你談談。

談話的河流是永永遠遠不盡的，一會兒談到好萊塢的電影明星，一會談到五月的櫻花。她底聲音是音樂那麼悅耳，我像置身在音樂的漩渦裏。

一天，雖然催眠的蟬聲是這樣地萎靡，我却沒有入睡。爲什麼不能入睡呢？你是知道的，我在這時候着白衣天使底光臨。時間是蜗牛那麼地爬得慢。可是畢竟我聽見那熟悉的步履聲在翼來了。這次，她拿了一束美麗的紅花，大概是送給我的吧。

——劉小姐，給我。

她笑着把嫩嬌起來，把這束花移得很遠，使我拿不到。我很欣然，因爲我很喜歡看女人底微笑。

——你猜，這束花是誰送給你的？猜中了我才拿給你。她帶頑皮的態度說。我第一次看見了熟頑皮的臉。

我搖搖頭，表示猜不出的意思。我雖然搖搖頭，但心裏却這樣想：其實，我何嘗猜不到呢，那一定是你送的，我不好意思說吧了。

——你何必裝假呢，你難道連自己的女朋友都不知道麼？

我怔着了，我有些不解，她底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？我正這樣發呆的時候，她却：

——好，你拿去吧。

把一束鮮花拋了過來，還附有一封信。她沒有說話，便不回頭地跑出去了。我在奇怪的情緒之下，拆出了信。這是如何出人意料呢？我想不到，送花的人就是害我現在生病的女人。信上是幾個可憎的字跡：

——萍兒：昨天從琳那裏知道你病了，今晨特意來看你，剛才你睡了，看護不准我喊醒你，我只好走了。送你一束花，希望你能夠在花叢底馥郁裏，開一朵美麗的夢。

秀華

我一看見這封信，便發怒了。什麼是慰勞？什麼是感情？一切都是假的。我不願再見到「秀華」這個名字，甚至不願意想到她。把過去的舊夢忘了吧。於是在日記簿上寫了幾行短詩：

怎樣飄來了一顆曼陀羅底種子，

牠在春風底霧裏下，

很快地，又靜靜地生長，
立即又靜靜地憔悴了。

把往日的戀歌撕碎吧，

我已知道你溫柔中的殘酷，

從憂愁的指端下脫逸出來，

我要編製一支新的歌。

這一夜，我失眠了，守着這無邊的夜色。等到窗外的瓦簷帶進陽光來的時候，我還沒
過眼。不消說，精神是異常的萎靡，連得肩膀裏都覺得酸痛。

早晨，劉小姐來替我量溫度，一着見，便問：

「你怎麼眼圍紅紅的？」

我只好老實對她說，在她底面前，我不願意講什麼。

昨夜失眠。

她把溫度表插在我嘴裏，一邊對我說：

「不要胡思亂想，你身體剛好一些，不該再弄糟了，聽見麼？」

不錯，我在養養下一切的悲愁吧，過去何必再去懷念呢？現在身體剛好一些，不該這樣一

負了劉小姐底愛護。這樣想着，我向他飄了一朵感謝的笑。

但是當靜悄悄的深夜，在這麼幽黯的燈光之下，你能不懷念起往事麼？於是我總憤恨地流淚了。有一次，我在流淚，她恰巧從虛掩的門裏閃進來，却給她看見了。

——流淚，爲什麼？有傷心事麼？

我默然，僅僅幽嘆了一聲。

她又坐在我底床邊，溫柔地說：

——莫是不礙事的話，請你講給我聽，或許我能給你安慰。

——可是，劉小姐，這種事，似乎不該講出來傷了你純潔的心。

她微笑起來：

——什麼純潔不純潔，你且講來。

於是我告訴她：那位前天送花的女人，從前曾和我同居過。她愛金錢，愛最摩登的衣飾，因此我賣掉了青春，我說得很長，很詳細，簡直自己不信有這樣口才，把往事描摹得這樣地淒惋。你想，這往事是多麼地淒惋，不但我在流淚，劉小姐底眼裏也滴下珍珠般的淚來了。我知道我底故事傷了她底心。

——這種不幸的故事，引起你底傷心，在我是萬分感激的。不過在你，是太不值得了。我底寒慄顫抖的語聲，並沒有勸止她底哭聲，反而她竟嗚咽起來。

——莫傷心，我底小姐，你底傷心會增添了我底悲痛。

我情不自禁地拉了她底手吻着，熱淚染上了她底手腕，也染上了她底溫柔的心。

——王先生，我……同情……。

突然她伏倒在我胸前，反使我驚惶起來。

在日記簿上，我這樣的寫着：

她是我底瑪利亞，是純潔的天使，在她底愛的布幔下，我底身體漸好了，不，連得我底心上的創傷也痊愈了。

在她底笑的彌漫下，我靜靜地過了兩星期。天氣漸漸熱起來，她穿了更單薄的衣服，顯然是更嬌媚了，臉上的脂粉似乎也比以前塗得多。

可是有一天，她形色慘淡地跑進來，沒有敷粉。她換去了平日所穿的白色看護服，而替代的是一襲絳紅色的長旗袍。怎樣？看護在房內可以穿長旗袍麼？我奇怪得幾乎跳起來：

——怎樣？

——別了。她落下兩大滴淚。

——握住她底手，驚訝地問：

——爲什麼？

她不則一聲，只管滴着淚，我知道她有傷心的事情，悲痛從淚滴中爆發了出來。

——爲什麼？我又催問她。

依舊沒有回答。

正在這樣守著沉默的時候，一個矮胖的人走了進來，怒意地注視着她。

她匆忙地擦乾淚，向那個人說，帶了哀求的口吻：

——院長，可以有五分鐘的談話麼？

回答是鐵板的聲音：

——不能，請立即出去。

她低下頭，走了出去，默默無言。病房裏是死寂的，只有聒耳的蟬聲比以前噪得更利害。

我底心也是死寂的，晚上，我不曾合過眼，憶起白天的事件，心裏總是一個懷疑。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？不解，一百個不解。

第二天，在禿頭醫生來診治的時候，所談的不是我欲看見的劉小姐，而是一位有着雀斑的女看護。爲何要換一個看護呢？於是我問：

——朱醫生，劉小姐到那兒去了。

他底嚴肅的回答是：

——不知道。

而那位雀斑的女看護却微微地向我笑一笑，儘是譏諷的樣子。我忙把面孔轉過來，我不願

意看這有雀斑的醜惡的臉。

時間帶着翅翼地飄去，總看不見她底倩影，我納悶着。夜上，我悄悄地流淚，但現在卻不是爲了往日的殘夢而落淚，是爲了——用不到我說明白，你們會知道的。她怎麼不見了呢！一百個問號在我心上爬着，同時一萬個螞蟻也在心上爬着。

我問每一個床前來的醫生和看護。但他們底回答總是「一樣的：——對不起，王先生，我不知道。」

大概到了六月的時候，醫生答應了我底請求。在南風抖着清波的一天，我出院了。走到門口，從半掩的玻璃窗裏探出頭來的，是個年近五十的門房，他諛媚地浮起笑臉。

——先生，恭喜你，出堂了。

我明白他底用意。從袋裏掏出兩塊錢來給他。接着便問：

——有位姓劉的看護在那裏？

——有什麼事麼？

我望一望他，滿不在乎地答：

——沒有什麼事，今天出院了，想去道個別。

——她三兩星期前給院長開除了！

門房底話，使我吃了一跳，事情是太出人意料了。

——爲甚麼開除。

——說來好笑，不知怎的，她愛上一個病人，着了迷，以致弄錯藥，吃壞了另一個病人，院長發火，便請她走了。

門房像講故事一般地說着，大概還不知道我就是這悲劇中的主角吧。

——那麼她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他搖搖頭，說是不知道。

我渾身抖了起來，像浸在水裏那麼地。門房看見我戰抖，便好意地問：

——先生病沒好，爲什麼要出院了？

我嚴正地回答他：

——沒關係。

我旋轉身，惘然地跨出門口，在門外，我茫然地站了一會。心想，身體底創痕是復元了，而心靈的創痕，却加深一層，看來是永無恢復的一天了。

四月的紫堇花

一

七月底夜，在晚風底第一朵微笑上，悠悠地撒着去色的繖了，大圓的月亮，從枝柯葉縫間，伸出纖長的光線，替我勾繪了漫步的姿影。踏完了一排柳樹底鎖影，接着便是一片廣大的田野，無邊地展到闇暗的深處。

沿着一條高低不平的田塍，我舒緩地搬動着脚步。夏天是靜寂的季節，四周是水一般的靜謐，岸旁的垂柳，烏桕樹，荊棘，以及野花底新蕊，都向月亮底臉，輕飄着綠的淺笑，二點，三點，或五點微弱的螢火，隱現在鑲滿了月光的稻禾間。我，像逝世的隱士般，懷着閒適的心，瀏覽鄉間的夜景。夜的鄉間是這樣地美麗。

瀏覽之際，陡地飛來了清脆的聲音：

大阿哥！

我回過頭去，一個黑影從玉蜀黍底行列裏，閃了出來。月亮底光線把她的映出了我幼妹底臉。

怎樣？

——家裏來了客人哩，城裏的芷斐先生，媽叫你回去。

芷斐是我中學時代的老同學，有聰敏的臉，和嗜好文學的天性。從前他和我是天天見面，不過現在却已八九個月不見面了，怎樣今夜竟獨自跑到這鄉下來呢？想着，我匆匆地向前幾步，跟着妹妹，走進了我們所住的小村。

——妹妹，他一個人麼，坐船來的？

——是的，叫脚划船來的。不祇他一個人哩。還有，還有……。

——妹妹故意不肯說下去，我好奇地捏住妹妹底手問：

——還有什麼人？

——還有一個漂亮的女人，大阿哥，怪漂亮呀！

——妹妹底臉上，我找到了一個驚訝的讚美的笑和一種幼女底早熟的心；旋即我也失笑了。

——我希望你將來也像她一樣美麗！妹妹，她是誰，認識麼？

——猜想起來，她一定是和芷斐相愛的那個年青的寡婦。她底臉是夠美麗的；她有着烏溜溜的大眼睛，看起來，使人起一種迷霧的感覺。嘴邊老是泛著神祕的微笑，可是當她天真愉快的時候，却會笑出一串銀鈴的笑聲。

——走到家裏，我推開了虛掩的門。果然，圍繞着客廳裏的氈毯的是一陣銀鈴的笑聲。他俯着

見我進來，忙從凳上站起來。我望望他們，便伸出手來。

對不起的很，啊，你們等久了。

胡小姐，是你啦；妹妹說有個女子跟正雯同來的，起先我猜不出是誰，後來一想，知道一定是你了。

我轉過頭來，對她這樣說。她天真地對我說：

我們這次來，你感得奇怪麼？

真的，我料不到你們會來，這樣偏僻的鄉間，誰願意光臨呢？

不，櫻倒很喜歡鄉間，所以我同她來玩幾天。

說着，正雯向她遞了一盞溫柔的眼光。

正雯低低地爬上了臉，爬上了燈，爬滿了整個的客廳。推開了窗簾，涼風從玻璃流了進來，撫摩着她頭上的柔髮。她是四月的紫葦花。大眼睛裏含有純潔的意味，這是你們在紫葦花區裏才能找到的。于是我觸起了一個少女，即使遇到凄風苦雨在蹂躪，她青春不凋也不會因而憔悴，只要有愛帝底風來吹拂她的時候。

胡小姐，你倒喜歡起下生活麼？我這樣打趣地說。

是的，我愛鄉間底幽靜。

正雯素向是會開玩笑的人，他便搖嘴說：

——老陸，你還不知道？櫻只是個鄉下姑娘，而還不是大都市的摩登女郎哩。

芷愛的話引走了各人的轟笑。嘴裏的話是汎濫不完的。我們談着，談着，北園古庵裏的老鐘已響過幾次了呢？二次，三次，美麗的黃昏在疏落的鐘聲裏消逝了。

二

自從芷愛和胡櫻到鄉間來以後，我夜遊的習慣，依舊沒有中斷；不過，在抹滿了銀光的田塍上，多印了兩個纖長的人影。七月是美麗的，到處我們可以看到翠綠的樹枝，聽到夜鶯匿歌。輕的風飄蕩着胡櫻底旗袍的邊緣，顯然地她反映得更天真溫存了。她拿了面盆般大的蒲扇，奔東奔西地撲着流螢。她幼稚得幾乎像一個年幼的女學生，說她是個死了丈夫的人，你們還信麼？

鞋子踏在草地上，綠草發出細細的聲音。三個瘦長的影子把我們底身體，像夢一般地，從這裏的草影間，移到那邊的草影間。夜霧迷漫着，替樹木的瑣葉也着濕了。

到XX湖邊去玩吧。

湖水是平靜的，當月光悄悄地瀉在牠上面的時候，看起來像是閃光的綢緞。一盞螢火從蘆葦叢間流了出來，在湖水裏，印成了一顆闐闐的螢影。這樣的美景，是很適宜于做一個柔美的夢記。我望望他倆的身影，便這樣想。

——夜的田野是多麼美呀！

胡樺微笑着眺那渺茫的天穹，她在幻想過去做美夢吧。不錯，蔚藍的天是美麗的，白雲的浮雲飛馳着。

老陸，晚上你常常到此地來散步麼？

胡樺愉快地問我。

是啦，幾乎是每晚都來。

——老陸，你多幸福，文人雅事，跟自然做朋友。

于是我便打趣地說：

你還好我底情願麼？不過，主要，這樣的友誼是不適宜于孤單的人的，要是一對人，才不寂寞底麼美意了，對不對？

胡樺，他也笑，胡小波也笑出了一陣銀鈴的笑聲。一陣清風輕盈地吹過來，胡樺着胡樺，發出了一種輕輕的聲響。

你願將來結婚以後，希望到這裏來過夜麼，胡樺是問我。

我雖然說了這句話，但說話以後，突然感到這句話，在一位寒蟬的面前，不是說得太早了麼？你聽，胡樺已經在說了。

——總會呢，你瞎說！

她突然收斂了笑臉，眉宇間呈現着深深的憂愁。她是回憶起過去的悲哀了麼？這樣，倒使我不好意思起來，我搭訕地說到夏天底風景，想把談話底重心移到其他地方。芷靈握住她底手，細聲說了些安慰話。她畢竟是天真的，一會兒，便拋去了悲哀，拋去了過去的苦夢，又笑着銀鈴的笑了。月光盈盈地灑在她臉龐上。

——我來唱隻歌，好麼？

——好極了。我拍拍手。

——唱「夏夜小景」，在今天，這歌是很適宜的。

胡適唱着歌，像春天的鐘聲那麼地，歌聲在漫瀰着。這種歌聲使我們底心裏起了一種永無的感聲。

——我先要回去了。

我覺得我留在這裏，給他們許多不方便，於是瞟了一眼。這樣說。

——請你倆再多玩些。變，這樣的夜色是應該說某種話的，你們懂事些吧！

走過了一條岸，我回轉頭來。看見兩個人影緩緩地在移動着，我看看自己的瘦影，突然起了一種空虛的感覺，我是缺乏了什麼呢？我正在這樣懷疑地抑鬱。

踏了三步，我又回過頭來。

這樣悠閒地玩了三四天，胡德說爲了家裏的事情，必須要先回劉德堡去。當旭日瀉着第一

縷金光的時候，我和芷雯便送她到划船的埠頭。

胡德好奇地站在石階上，凝視着闊闊的水裏的人影。旋而張大眼睛，迷人地對我說：

——明年我還要到鄉間來玩，你歡迎麼？

——當然歡迎！可是芷雯却沉默着。他爲什麼不叫一聲呢？大概是爲了離別底抑鬱吧。一等到船夫在海岸高聲地叫喊死寂的空氣的時候，胡德便開始提勁。芷雯底抑鬱，在纏綿的眉頭上看來，是格外地加重了。

——悲傷什麼，隔幾天不是就可以見面麼？

胡德勉強笑着說。他倆握着手，一種軟柔的感觸在手裏互相傳遞着。她是多麼地體貼。對于這樣一位和藹的少女，我只好默默地敷衍了。

我們呆立在岸上，聽木棹撥水的聲音，看見船影在淺灘的碧霧裏，逐漸消滅了，這隻船把我們可愛的朋友帶去了，不，連那溫柔的夢也帶去了，於是我便遠眺着渺遠的天邊。我望了，回頭顧來，看見芷雯也是呆站着，像在凝想什麼，眼睛裏閃爍着深藍的悲哀。

我拉住她濕漉的手，安慰她：

——何必這樣悲傷，爲了這小別？

——我倒並不爲了分別，我們又不是小孩子，爲分別而悲傷，是多麼無聊。不過我已經覺得已的事情，你想，她待我這麼溫柔，可是我能夠給她些什麼呢？他感傷地說。

——那麼你結婚好了。縱然她已經結過婚，但這有什麼關係。

——當然，我不會有什麼封建思想，但也有困難的地方。

我拍拍他肩膀，問：

什麼困難，是不是你家裏不答應？

他嘆了一口氣：

——這種宗法式的家庭，你想，怎能允許一個兒子和寡婦結婚？

——朋友，我們是受過新文化洗禮的青年，應該鼓起勇氣，和舊思想奮鬥。

我說教式地說了這些話。他臉色蒼白，眼晴望着天，像在幻想那樊籠般的家庭。隨即把頭埋在手裏，突地又仰起頭來，含了激昂的情緒：

——老陸，你說得很對，青年人應該有些勇氣，爲了她底好意，我不得不和家庭反抗。你現在大都會裏，像胡櫻那麼純樸的女子，是很難得的。

——我跟你家裏決不會怎樣固執，這事情不會不成功。

我用了慰藉的眼光，看看正髮。河水是滔滔的，船影早已從我們底視域裏消逝了。但是

好舊來望春，吳望春，他將吳望春到什麼時候呢？對於這樣真誠的愛情，除了鼓勵他得致功以外，還能說些什麼話呢？

四

夏天是愉快的季節，但這愉快的季節在一瞬間便逝去了。芷雯回了家，我也回到南京，繼續上課和下課的生活裏去了。那裏是枯寂不過的，你想，從教授底嘴裏，會得到那快意的情緒麼？夏天一過去，秋天便輕雲那麼地飄來了，甬道旁的法國梧桐，凋落了樹葉，現出蕭瑟的氣息。我底生活是相當地忙碌，在忙碌的生活裏，我有時把芷雯和胡櫻也忘掉了。

不過，當冰月酒滿窗牀，獨個兒在牀上守着漫長的深夜的時候，我會悠然想起她底銀鈴的聲聲來。願銀鈴的笑永久是串銀鈴吧！在過去，她已經受了多量的創傷，希望蒼天再不要給她悲傷了，想着，我輕輕歎了一聲。但旋即想到芷雯家裏或許不會固執，事情有成功的可

能。芷雯沒有信來，他們底消息隔絕了好久。後來從一個自故鄉來的朋友底嘴裏，知道他們的近況；芷雯爲了要和胡櫻結婚的事情，曾經跟家裏幾度爭論，可是他家裏十分固執，沒有允許。他硬然脫離家庭，跟胡櫻一同在一個偏僻的小鎮裏，做小學教師。同時胡櫻依舊是朵回月的紫藍花，我探悉芷雯底消息以後，心裏是無限地欣慰。

晚上，我寫一紙安慰的長信給他，可是時間湮過了三四個星期，回信還是沒來。直到前年放假，我正趕寫於方程式裏的時候，從校役底手裏接到一封信，上面是這樣寫的：

朋友，你應該向我祝賀，但這麼！我已經勝利了。家裏的封建思想是這樣濃厚，我敢去反抗，總沒有辦法，于是我脫離家庭，過着流浪的生活。但父母對於兒女的慈愛畢竟是有的，上月間便答應了我底要求。現在好了，黑暗的雪鬚已經飄過了，後天是我們的良辰。我將和胡適銀行結婚的儀式。你能來這裏麼？我希望你帶了愉快的情緒來吧。

胡適應，朋友，你倒不是對她是四月的紫雲花麼！不錯，她現在依舊紫雲花那樣的純潔而懷柔。我想，她永遠是這樣的。寫到這裏，筆尖沙沙地發響，好像在「幸福呀」一般的感嘆來了，不多寫，總之請你來叩杯酒！

芷雯

看完這封信，心裏像滲進了一朵紅花那麼地舒服。眼睛凝視着字跡，我茫茫地幻想起他倆結婚後的生活。這種生活將怎樣地愉快呢！冥想着，我不覺高聲地喊了起來：

——幸福呀！

因為考課的關係，芷雯和胡適應結婚，我沒有去參加，心裏不免有點兒遺憾的。寒假裏，我聽說投到南洋去實習，對於芷雯的音耗，更是隔閡了，只是從間接的探聞中，知道芷雯結婚以後，經表兄底推荐，在××銀行裏擔任重要職務，因此他倆一同搬到上海。聽說胡適受都市

幸福，比這還多來了。

我心裏微微一驚，願純潔的紫堇花不要被年纒燈底顏色沾染了吧！

五

翌年暑假，我爲了回鄉的便利，順道想去看看上海的幾位友人，不消說，芷雯他們當然是要去訪問的。夏夜的溫度比白天低得多，有微風抹着你底臉，我搭了京滬路的夜快車到上海。上海是全國的靈魂，你看那輝煌的年紅燈，便會知道牠是怎樣的美麗，但那輝煌裏的黑暗，你是不會知道的。牠雖黑暗，而鑽進去的人却多着呢。

我也在鑽行着，在年紅燈底閃爍下。走完了愚園路，踏進愚園坊的時候，芷雯底居寓的大門現了出來。我微笑着，輕輕地敲門。

門戛地開了。開門的恰巧是芷雯，不遠，他底臉色比從前蒼老得多。他一看見我，便愉快

地說：

——老朋友，好久不見了，你什麼時候來上海的？

——剛才到，你一直很快活吧？

——那也不過這樣。

我拿下草帽，看看芷雯，便問：

——老雯，你面色很難看，有沒有病？

他似乎驚訝了一下，隨即勉強地微笑：

——我自己倒不覺得怎樣，沒有什麼病。老陸，到裏面去坐吧！

走上樓，踏進書房。書房很寬大而講究，我疲乏的很，就連身埋到沙發裏。沉默着，芷雯給我點枝烟，我吸着，蹙了苦思的眼睛，望他蒼老的臉，是什麼魔鬼把他弄成這樣的呢？回過頭去，突的看見了揭開着琴蓋的鋼琴，幾本歌譜和一條女子的絲圍巾，落在旁邊。我便立即想起胡櫻來。

——胡小姐不在家麼？她回來時，我又要請她唱隻「夏夜小景」了。現在恰巧又是夏天了。

——到外邊玩去了。芷雯悲傷地說。不過今年的夏天不是前年的夏天了。

——你怎樣不和她一同去玩？你們從前是一步不離開的。

他低下頭，思索一會，才囁嚅地說：

——呃，這個麼，我……我底職務也很忙，況且，男子比不得女子。

芷雯頹唐地走到窗前，捲攏了荷色的窗簾，俯瞰着上面的街道，他搭訕地說：

——看呀，街上的人好擠呀！

我走近他底身邊，很親熱地，拍拍他瘦削的肩：

——老愛，我對你說，他完全變了，變得不可解和沉默了。我們是知己的朋友，告我吧，

你到底有什麼隱痛的事？沒有跟你見面之前，預想你底生活多麼快樂，沒料到你會這樣。現在，你和胡櫻很……好吧！

——沒有什麼，總之，一個沒有結婚的人決不會了解結婚以後的麻煩。我底心像被蟲兒蛀碎地痛苦着。急切地問：

——你到底有什麼麻煩呢？

還沒有等到董愛回答，樓梯上便起了嗒嗒的聲音。董愛有什麼麻煩呢？看吧，你不久會明白的。一串銀鈴的響聲。胡櫻回來了，穿了一雙精緻的高跟鞋，她是美麗的，不錯，是美麗的，不過她已變成都市的女郎了。空華爾紗的長袍裏伏着一對高聳的乳房。薄唇上的口紅，塗得很厚，好像要掉落下來的樣子。

——啊，陸，你來了，好極囉！

胡櫻用了華爾舞底步伐，像水鰻般地溜過來，笑着迷人而神祕的笑，親熱地握我底手：

——你什麼時候來的？你來得巧極了，今天悶的很，真糟糕！我想找朋友去跳舞，可是他們都到莫干山避暑去了。其實他們真傻，到鄉下去做什麼事，風景雖很好，但那邊沒有舞場，沒有戲院，叫我們怎過得慣？今天悶得很，現在你來了，幸喜有 *Parquet* 了。

——呢！

漂亮的聲音，像音樂一般地從嘴唇底空隙中瀉出來。在康登女郎底面前，我想即使一個演

說家也說不出什麼話的。

——到什麼舞場去？大都會，大滬，或韋尼斯，隨你便！不過韋尼斯的舞場並不精緻，我們還是到大都會，或大滬。喂，你喜歡跳什麼舞，我喜歡跳華爾滋。時間不早了，去吧，什麼地方？

烏溜溜的大眼從畫着的眉毛下幻異地笑着。她是美麗的，但她是變了，她已不是四月的紫堇花那麼純潔了。我疑異地皺皺眉頭，又看看頹倒在搖椅裏的芷雯底憔悴的臉。

跳舞？我怎麼會跳？只好拂她底盛意了：

——我不去。

——怎麼不去？

——我不會跳。

輕蔑似的笑聲：

——哈哈，二十世紀的青年還跳不來舞麼？她看一手錶，又說：已經十點多了，快去
吧。

看着筆畫了的長盾，心想，你或許已經到了二十一世紀哩！我又向左邊瞟一眼，芷雯還是默默地坐着，緊鎖寂寞的嘴，出神似地凝視着自己底一九三二年式的方頭皮鞋。于是我底嘴向她丈夫啾一啾：

——若是一定要來，那麼叫芷雯一同去。

連我問芷雯的空閒都沒有，她就急切地答：

——不，不，他不願去的，他今夜還要寫稿子！陸，莫太掃人底興了。

接着她又對芷雯說：

——雯，打電話去叫輛摩托卡來。

我痛苦着，神經似乎是麻木了。

——我要回旅館去，對不起。

說着，我便一縷風般地走了出來。走到大門口時，隱約地聽着胡櫻在說「真討厭」一句話，隨後就寂然無聲了。

回到客棧裏，時間已十一點，我輾轉地睡不着，便拚命地吸捲煙，直到一匣香烟完全吸完的時候，才漸漸地眠熟了。這夜，我做了一個很可怕的夢。第二天早晨，白晝方才透進了微光，而我張開惺忪的眼睛的時候，芷雯急急跑來：

——老陸，請你借一百元給我，我有要緊的用途。

——什麼用途？

芷雯低臉，看起來比昨晚更憔悴了。她對面露苦色，吞吞吐吐地說：

——她明天要參加去 Masquerade 去。

四月的紫蓮花

——阿！要這樣多的錢？
我嘆了口氣，想着她唇上的口紅又過去了。

857.7
393

四月的紫蓮花

北京師範大學

圖書館



857.7
393

登記號 446183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

* 有 所 權 版 *
* 究 必 印 翻 *

四月的紫堇花一册

(•86722渝手)

渝版手工紙

定價國幣壹元貳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 作 者

陸 印 泉

發 行 人

王 雲 五

印 刷 所

商 務 印 書 館

發 行 所

商 務 印 書 館

各 地

基價 1.50

重慶市圖書館
圖書字號三三九號

